



16
4064
16



門子伊
號 4064
卷 32-16

大事編年

肅宗紀

李震顏疏討尹極

乙丑十一年二月報恩幼學李震顏疏略竊唯文成公臣
李珣道德學問誠可謂東方之程朱百世之師表也粵自
仁祖以來中外章甫從祀之請歷數十餘年而不懈此可
見尊賢之誠出於天理民彝人心之所同然者而唯彼一
種媚緘之徒如蔡振浚柳浚等鼓煽邪說敢以李珣之少
時入山求道指為疵類而齟齬之愴邪醜正之狀其亦慘
矣而前後疏章造說之所不明者詳悉無遺則臣於今日

韓德齋

同德齋

固不必覩縷而豈料今日誣辱先賢之言又發於以儒為
名之口以為性義輩日後藉口之資乎臣請試為 殿下
卜之頃年尹極與人之書曰今或有以江都事訾病先人
者即何異於指粟谷以妾塞悲之䟽而謂之自道盡之者
耶然粟谷則猶未免真有入山之失而先人不死則初無
可死之義嘻噫人言之無倫一至於此耶蓋所謂江都事
即極父故執義尹宣舉不死於丙丁之亂而其後深自痛
恨終身不仕 孝庙朝授以憲職則其辭䟽有曰士友皆
不負其志而臣不得與之同日而死妻歿子棄而臣猶為
奴苟免又曰今日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為與友同事友死

而不能死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以此引咎無意仕宦
云々亦莫非臣之實狀也然臣所以為此者非為友也非
為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宣舉之所引而為罪者如
此則未嘗以不死自以為得矣今極乃以其父為無可死
之義亦非真父告君之意也真所謂粟谷者即李珣之婦
而以妾塞悲云者常於辭䟽有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濫
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妾塞悲遂耽釋教
走入溪山從事禪門迨半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慚憤求
死等語此可見真勇於為學一變至道無愧於張朱諸賢
矣唯此二事不相近似猶霄壤之不侔矣極謂其父無過

而乃敢牽拖先正此擬真父混以為一科已極謬妄而今
乃不但此擬而已謂先正真有八山之失謂真父初無可
死之義置其父於無過亦先正為有失其所以悔慢先正
畧不嚴畏以宗振後等之邪說乃至於此耶奉教金洪福
等欲為極報仇敢作盛福排擊正論反攻學儒通乎四館
四館之中亦有知其是非不為苟同者而既多極之黨又
多振後之徒故雄唱雌和至施停舉之罰於學儒使今日
一脉餘存之士氣索然摧折如霜之墮草是何聖明之世
人心之顛僻邪說之橫流乃至於此耶洪福等簡通之書
有曰采谷先生為東方百世之師淵源相傳之地其所誦

法當如何耶噫極於平生服事之師倒戈而攻之則於古
昔之賢者豈獨有誦法山仰之理哉况所謂淵源者乃師
生道學傳授之稱李珣之道傳之於文元公臣金長生金
長生之道傳之於奉朝賀臣宋時烈而極始事宋時烈而
而終背之肆其詆誣則李珣之道源何從而傳之於極也
去年前席大臣言極背師之罪聖明不可待之以儒臣為
教則洪福雖欲和護其何敢以淵源相傳授等語稱道極
而著之於傳通四館之文不少嚴畏聖教也哉其書又曰
今觀尹都憲書中語蓋竊痛先府君之被誣欲借李先生
成德前事以誣回極之誣而已苟有及極之意何以藉重

於此耶其言設道終不成說至於被誣云者其所以下語
極悖慢宣舉江都事宋時烈以為律以十分道理則有所
未盡者平日之言既不深評墓道文又不溢美故極之舍
憾於宋者實崇於此則洪福之所謂誣者乃詣此而言也
噫嘻渠急於右極豈敢以大老為誣人之人耶蓋極之背
師之罪著於昨年故洪福之意隱然指學儒今日之舉謂
為時烈修卻者然此乃洪福等心欲攻斥大老而未敢顯
然言之故為先試之計其所謂肺腑者實自道也洪福等
縱恣悖慢至於若此而數年以來尹極之黨日以充滿人
心陷溺嗜利無恥之徒為極而右袒故執綱太學者目見

先賢之被誣正論之摧折有若越人之於秦瘡生而怒視
此臣之所以為世道慨然者也且太學儒生金得沂亦發
伸卞先賢被誣之疏論則齋任宋徽殷乃敢以掇拾妄論
起開泮中為題目而施罰於頃日通文學儒等以助極洪
福等之勢煽其肆然無忌一至此哉臣草野聞踪適到京
師目見士氣之沮喪不勝憤激之懷敢以四學儒中所款
言者陳之而無陳徽殷之情狀云：政院啓即者報恩儒
生李震顏稱名士人未呈一疏規其措語則乃政前都憲
尹極之疏也繫尹極曾於數年前具其親薦書中有宋谷先
生猶未免真有八山之失一句語云宋谷即先正臣李珣

之難也尹拯痛其父情外請欲為伸平引以為藉重之辭則見真全文語勢豈有誣辱底意而今此震顏帖出私書中語勒加誣賢之罪其所為言甚無倫齊全不推原真本情殊涉不近且不無起聞之慮而既以儒疏為稱則亦難退却不得不得入之意敢啓答曰知道

備忘記今視李震顏疏辭抉摘尹拯久遠私書中一款措語加以誣賢之罪隱然為構捏眩亂之計誠不勝其駭然而宗未料人心之偷薄士習之不美一至於斯也噫若使此輩危險之說得行於世則末流之弊將至於國不國寧不大加寒心者哉不得不明于好惡以正士習李震顏停奉

此疏還出給

召對筵說

領相金壽恒曰臣有所懷敢此仰達矣朝著潰裂之說傳播浪藉加以士論歧貳景象不佳臣久欲陳達而忝此大臣之列若干預其事則非但事體重大或冀其消歇鎮定矣昨見湖儒停舉備志則聖上處分既涉過重自此怨無寧靖之望故備陳曲折矣史官疏中以為尹拯之書史於四五年前朝士多見之云而臣則未及得見槩聞頃日修史時宗錄堂上欲知尹宣奉江都事之者未使人問於尹拯則其卷書有所云云尹拯數十年讀書素負重望雖

因向日詆排奉朝賀事朝家不以儒臣待之而兵言非如
他人之言必為邪論藉口之資原其本情雖未知其果出
於侵侮先賢而其為妄發則大矣李震顛疏辭以誣辱先賢
為言此則過矣史官之疏則若以尹極全照無失者然此
豈公平之論乎細觀尹極書辭則以為先人無可死之義
臣則以此一款為非矣尹宣舉江都事既在少時雖有些
小所失固無損於成德之浚而至於其時事則宣舉曾於
孝廟朝自充其不死筵臣文正公宋浚吉故判書趙演
陽亦言其因未死江都不為後仕之由以此觀之則宣舉
自以江都事為咎矣極書中初無可死之義云者豈不與

父本意相背乎大槩此等論說唯當付之於儒生背朝廷
不須干預而史官等遽為停舉殊極不當矣且史官疏中
以向日設禮事警諸尹極今日之事用事既不襯着而其
所援引宋時烈之意誠未可曉也副提學崔錫鼎曰大臣
以尹極書中無可死之義等語為非臣意則不然尹宣舉
於丁丑以儒生入江都非有官守者尹極之書辭亦不過
如是且子為父款伸其誣自不待不如此也且先正臣李
珣曾於辭校理疏亦以少日事濶自引咎凡人引咎之語
例為大過尹宣舉引咎亦不過如是可引真父引咎之
故仍作真子為父下誣之事乎領相曰臣有所懷仰達而

玉堂之言如此此雖出於意見之不同而蓋尹極師事宋
時烈者累年粹然排詆真失不細而舉朝論說無論年少
輩雖是老成之人亦無顯言尹極之非者因以排斥奉朝
賀者舉世皆然至於年少儒生或有顯斥宋時烈之名者
朝士輩雖以自上眷待之故不敢顯言排斥而尊慕奉朝
賀之心大不如前日世道之寒心豈有過於此者乎殿下
試以頃日奉朝賀傳諭書啓視之亦可見踪跡之不安矣
平生慕悅之後棄之者古人所歎而豈有如今日之甚者
乎真退去之時玉堂及大學無一番請留之舉此亦可見
其論說之所在矣崔錫鼎曰應教申畢曾以請留事發簡

於臣而聞奉朝賀已為出去且殿下眷待迥出於尋常
自下無容更請故姑為停止矣此豈不為尊慕之效乎修
撰申啓華曰臣於真時亦忝玉堂不為請留之曲折誠如
崔錫鼎所達不須更陳而大臣以朝臣之陰斥奉朝賀為
言此實出於疑阻之致恐不知朝臣之忝心也年少儒生
輩則臣未嘗接果未知有何排斥之言而朝士則臣等皆
知之豈有一毫侵侮之意乎生平慕之後棄之云者案涉
大過臣等未知真可也領相曰御前停舉事體甚重施之
於誣辱先正之輩則宜矣何可以攻斥尹極之過而遽施
此罰乎竊恐聖明不及下燭其是非曲折好惡之別未

免失當李震顛停奉不可不還叔以杜邪論以明是非矣
上曰今聞大臣陳達之辭所論明正李震顛停奉卽為
還叔可也又所啓尹極之事雖不可直謂之誣辱事關先
賢所失不少則雖真營救之人敢之於妄發庸何傷乎而
四館通文中措語專為尹極分疏有若事理甚當小無差
失者然真徧護之態有不可掩當初四館發論之官並罷
職如何 上曰罷職可也又所啓朝家既定是非之後更
無陳卞之事前頭紛紜之弊不可不防自今以後此等疏
章使之切勿捧入如何 上曰政院知悉切勿捧入可也

崔錫龜上疏

副提學崔錫龜疏畧曰日昨筵席大臣論前大司憲尹極
書札事仍及四館施罰儒生之舉至有罷職之命臣同侍
講筵心竊慨歎欲陳處分之失當史官既出旋卽罷對未
得畢辭於前退而耿耿如食有噎茲敢附陳於乞免之章
唯 聖明裁察焉凡朝家處分必須先論其事之是非苟非
也罪之中之無所不可而如真不然不論事之是非而先
加挫折以為鎮定之策則臣恐真是非益以混淆人心益
以拂鬱終無鎮定之效也頃白金盛大等數人會于學宮
挾摘尹極書札中一句語謂之誣辱先賢聲罪發文極卽
文簡公成渾之外孫也文成公李珣宗其成渾陳德不孤

同明相照共為百世之宗師而極之景慕兩賢積有年所
則今謂之極辱珥者此果近於人理乎况聞真所謂書札
乃是四五年前事因真親舊之簡問欲明其父之終始而
與書有曰今有以江都事嘗病先人即何以異於指栗谷
以妄塞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之者耶然栗谷則不允真
有八山之失而先人無可死之義蓋以妄塞悲云者李珥
辭免校理疏中語其疏過自引咎可見君子謙德而一種
醜正之徒反引此疏以為詆毀先賢之證至於極之父故執義臣尹宣舉江
都事臣於前席略有所伸曰而真辭疏亦有過為引咎之語人或以此致疑宣舉
之不死真事相類故答書如此此不過援引先賢以證其父之事有何

一分近似於構機者之言哉夫發人私書橫加罪案已非
聖世之所宜有而當此士論平阻互相詆軋之日捃摭久
遠書尺構成別件罪名必欲稍之於誣賢之科真亦不仁
甚矣噫尊賢好德之心出於秉彝之固有今使尹極誠有
誣賢之罪則事關斯文人亟同疾學館章甫真麗不儻宜
其多士齎憤不謀同辭而今夕不然八道通文之舉何等
重入而只出於盛大等若干之手真非士論之合而為傾
陷之私者亦較然矣士習之不端如此發簡之後書送謹
悉者至於二十餘人則合論所在蓋可見矣夫構捏陷人
自作不靖案是盛大等事而大臣反以先啓不靖之端為

四館罪臣宗不曉其意也史官辭疏之批既斥震顏以不靖之言旋因大臣一言不加舒寤遽下嚴合咫尺香案蒼黃遂出視者失色聽者駭身不料聖明之世有如許氣像也臺閣之臣同入筵中目見朝家過舉無一言匡救退陳還收之啓而草以數語不成說話未免塞責之故此豈置臺閣之意哉臣竊惜之伏願聖明更加澄省收回成命不勝幸甚

備忘記今視崔錫鼎疏本抑揚彼此偏護私黨之態透露難掩誠不勝駭愕也日今朝著之不靖士習之不古予豈不知而第自中種論訟之爭激湫居九重既不盡燭故

處分之際未免失當此乃大臣之間陳於前席而其所論列無非定是非明好惡之意則何可以先入為主而不賜反汗乎錫鼎反以此為過舉宗所未曉况真駁撼大臣之計有不忍正視者疏中有曰發人私書橫加罪案已非聖世之所宜有此指斥震顏等也又曰士論爭阻互相詆軋之日摺撫久遠尺書構成別件罪名必欲拘於誣賢之科真亦不仁甚矣此則專政伊日陳達之大臣也嗟噫真所惡視君相縱恣無嚴一至於此哉誠可痛而亦可駭也如此為極左袒駭亂是非之徒若不明斥夫斥則必至於朝著益潰義理晦塞而後已副提學崔錫鼎罷職不叙此後

如此疏章勿為捧入傳曰副提學疏還出給

金壽恒劄

領議政金壽恒劄畧頃日入侍時筵席妄有所陳白者只欲使聖上好惡是非可得其當而且以杜將未藉口接踵之邪說也此詆闕繫非輕義不容舍嘿而若其众怒群謫固已自料亦有所不可避也因此論說轉激事端漸大謹罰大劇物情不平終無鎮定之望只增紛鬧之機臣之妄言之失詆無所逃矣夫尹拯書辭之非出於有意誣辱則臣既言之矣學儒提起論平於數年之後臣亦不以為是矣獨其援引不當引之事以先正為真有失者未見其

為正當依道理而為尹拯分疏之人專欲覆蓋周遮必欲啟於至善無過之地者其亦未可謂心公平此臣所以慨然於時論之徧係而不得不一為開陳者也今之為尹拯者雖妄發二字亦有所不敢下者此不過意在愛護恐或傷乎極而若而其言為非妄散之言則是適足以過極之言而重極之過也恐非所以愛護之意也真亦不思之甚矣然今時議論大抵皆類此不獨崔錫鼎一人之言則在聖明建極之道只得正其好惡明其是非使詖辭邪說無得以投間可也何必重施威怒以失和平之道乎且疏中不仁甚矣一欵語未必專出於指斥臣身則執此為罪亦

恐有私原情用罰之道也臣竊聞再昨玉堂諸臣之請對
也有論及臣言訟之失而仍舉臣之兒子以證其異同者
云雖係刑獄之事以子證父大傷倫理以此 聖上雖有
申禁之教而不意今者多發於儒臣之口如使朝廷稍尊
體統稍嚴此等之說何得猥徹於鈺纘之下哉此無非臣
之無狀自取賤侮之致反有慙恧尚誰咎哉其所謂闕西
儒生輩通文醜悍之說臣亦得於傳聞而痛駭之矣夫因
其子之有失而移攻其父在凡人尚此不可況如贈叅政
尹宣舉之為累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者宣後生末學所
可侵侮者乎宣公私醜辱果如所傳則摘其人而罪之夫

誰曰不可哉至於此事而罰學儒以為鎮定之計云者沈
權柳尚載之疏亦無一句半辭之及此者而申羣乃遂以
滄出言外之意督人發明臣誠未曉其故也緣臣一言輒
轉起閭閻之長至被嚴譴已非臣之所安而冒居大臣
之列不能見重於人致有舉子證父之說其為羞辱清朝
莫此為甚不可一日苟冒於丹墀伏乞 聖明還寢崔錫
鼎罷職之命仍許進臣職名而斥退以甬朝著而謝人言
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選前席陳達不過不明是非使朝象處
置故於恰當有何不可而崔錫鼎之疏語枉不正跡涉偏

護則一謹之罰烏可已乎至於儒生請對多發私語舉子
證父曾取未有大駭聽聞故已示警責之意而此案由於
朝廷之不尊卿何必引咎若是乎有疾未愈別無所傷而
體之意云云

許烱疏救尹極

四月交河儒生許烱疏畧以為尹極幼承家庭之訓少遊
大老之門則豈不知肯師之為大累也哉然其父宣舉以
不死江都避絕尹錫等事見短於大老而有所云云之說
則為尹極者何可不平白於同志之人乎既為平白之舉
則以大老為非然後其父乃可為無疵之人也然則尹極
之語侵大老者案非肯師也出於事勢之迫不得已也人
皆笑以為此疏真不易之公論也

李景華疏論尹極

沃川生負李景華等上疏尹極之於宋時烈以數十年師
事之人難於一朝倍之矣一自趙持謙尹趾完等扶護近
始壽之後如吳道一朴泰維朴泰輔俞得一李東郁等合
而為一徒黨然後極也乃以義理變行王伯并用權
數等語作為長書構誣時烈固有紀極此非細故也

致院
還給

洪受疇誣疏救尹極

八月掌令洪受疇疏畧當初學儒通文之舉以尹極私書

中一句至謂之誣辱先正臣文成合李珣此則案未曉其所謂也李珣八山之事果可謂李珣成德之累而入山與否亦在疑信之間世人之所共不知而自極始發則誣辱之詞極固不免而雖謂之邪論之嚆矢亦固有理李珣之以妄塞悲八山九道之事非唯珣自陳甚悉先輩所撰墓誌行狀備述其顛末有目之所共見也自古大賢君子九道之初汎濫諸家鮮有不為出入於釋氏者雖以程張朱子之卓越亦不得免焉蓋以因高明而入因高明而出也朱子之於道諷聞善有尊師之語程伊川撰明道行狀亦曰出入釋老幾十年朱子所撰張橫渠習亦曰早悅孫吳

晚逃佛老此蓋舉案而言程張不害為程張晦掩終為百世之宗師何嘗以少時誤染之失謂有歛於三賢道德李珣即東方之朱子也少失所恃偶有所惑初雖不免於泛濫而旋覺其非一變至道如彼卓然此非先正臣李滉所謂大勇大智乎至於幼年八山之事則不足為李珣一點之疵也臣未知世之不悅李珣者何據論說而今以丑極一言至為藉口之嚆矢者臣固未曉昔之攻珣者初非不足則到今因極一言豈用復有增益耶其所謂失者乃指李珣一時八山之失此其斷平生而言之者耶所謂失之一字果為李珣之斷案則宣祖大王何以曰不可以從

事禪門之小失輕遽玉堂論思之重任其後宋時瑩泛祀
之請亦何以曰豈可以幼時泛濫之失訖其疵累耶此等
失字若果有善於尊賢則 聖明何以函稱真自新之可
嘉不許其辭職時瑩輩又何以負揚至請泛祀乎此外文
字多有之本非尹極之所負則何以此一字謂極誣賢
乎昔有人問李珣入山時事則先正臣文元公全長生答
以似是落髮蓋長生則李珣之弟子而師生之間嚴不敢
問其少時入山之事有未能詳知只聞流傳之言以為信
然因人有問所答如此李珣之不為落髮丁亥以後章奏
備陳而李珣業已入山則其後落髮與否只是粗跡有不

足卞故長生以所聞言之未嘗有經意持難之事故相臣
張維記其問答著為小說編之文集刊行於世尊慕李珣
宜莫如長生闡明李珣亦莫如長生李珣入山之事果可
以為累於李珣則長生亦必欲為其師而諱之非唯不諱
入山又疑其落髮此何異於明道之出入釋老伊川書之
而不諱者耶臣意萬告為此說者偶未見此書必以攻極
之人為君子徒取尹極之為人臣竊不知所謂背師者果
如萬告之言則直以其罪之之可也何必以情外不近之
說挾摘私書目之以誣辱先賢耶

漢城府啓 各出一丁

漢城府啓倖民益众殘氓益困京城數萬戶曾無升斗之
入以佐國家之賦而至於防役亦皆漏免自今大君王于
公翁王大臣家外勿論士夫有無各出一丁以為定式廟
堂之設亦照 上從之

宋時烈疏下師友誣

九月奉朝賀宋時烈上疏畧竊聞此者憲臣投疏根起李
珥落髮之說因全長生為證臣亦嘗見故文忠公臣張維
文集有記故知事臣趙緯諱之言矣其言果以臣師為有
所云也臣於是常不勝其疑訝也維乃長生之高第也
其間緯韓之言何不為長生痛辨其誣而只為珥分疏耶

其為珥分疏之說亦不明快臣請從源頭先陳珥之宗迹
明長生之誣不待辨而自明矣竊准李文成公臣珥大姪
極高年纔五六歲已知為學之方逮及十歲益通經書而
曰聖人之道只此而已乎於是沒覽佛老諸書而於其中
最好楞嚴一書蓋其為說內文則說心說性十分精微外
之則鎔天鍊地極其宏濶若非珥之高明則童穉之年何
以能知而亦何以能味之哉此其自訟之疏所謂鑿年莊
道仍耽釋教者即此事也逮其入山之時則又以儒道而
合於禪其留別朋友書畧曰氣者人之所同得而養之則
復於心不能養之則心為氣役氣役於心則一身有主而

聖賢可期心役於氣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免古之人有
善養者孟子是也人之有志於窮理盡性者舍此而何求
哉及入楓嶽諸僧說經多有異同之辨珥言其此處則某
也是此處則某也非於是僧徒莫不驚異嘆服嘗至溪處
靜坐數思忽悟禪旨之非曰此無他奇妙只欲截斷此心
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精微虛明之域其其聖賢體用
一原之旨有以異也遂棄而改未專心於聖學蓋其所謂
八山云者不過如此二皆見於印行文書可考而知也至
於落髮之說極其誣罔果若有之則珥之文集叙其其老
宿問荅而老宿何以曰措大非俗儒乎林億冷詩集又何

以曰與李生珥遊山云乎設使珥真有此事亦不當自長生
證之况萬之無此乎臣其故參贊臣宋浚吉同聞長生之
言則曰嘗以瘦形其否微稟於粟谷則荅曰雖不瘦形何
益於其心之陷溺哉所謂粟谷即珥之別號也雖不功之
今疏而其不為落髮之案狀自然形見真是珥之氣像也
且憲臣引張維說以為落髮是粗迹而不足辨故長生亦
言之若此則何以又曰諸臣備陳不落髮之案狀也諸臣備
陳不落髮之案狀而狎長生言之云者亦狎何心哉臣竊
為長生寃痛也臣既辨師誣矣朋友亦以倫之一也臣於
古生負臣全蓋兼為姓不同兄弟也當丙子孽虜之僭號

也益魚奔走而未為臣泣言曰吾其被髮左衽乎若不效
仲連之蹈海則將入山拈死誓不為夷矣其後江都久廢
果踐其言矣其餘權傾長李敦吾二人皆是志士也同封
散義可共日月爭先矣今有以無必死之義為言者欲使
益魚等所封立暗昧而不章夫節義明則家國以之扶持
散義晦則世道隨以喪亡故先儒以曹操之不得取漢鼎
故功於黨錮既死之朽骨 宣廟朝有著排節義論者
宣廟使之榜示學宮朱子生於南渡之世少有節義之人
則無不表章而至於衛士唐姓人五臺僧真實之不從虜
而死者亦皆存錄恐其埋沒聖賢之貴節義也如此今益

魚等受誣抑亦非世道之幸也唯是益魚是 仁敬王后祖
父故言者以為嫌而不敢訟若熙則漢之竇武何以為黨
錮之三君乎世人之識見卑陋如此可勝嘆哉臣之此言
不知者亦必以為詭病而區區所深慮者在於世道之喪
亡伏乞 殿下垂察而加意焉 荅曰有疏具悉卿懇所
進文元公文集浚容有覽之後當付藝閣並其文成公集
一體刊行以表予意而噫言念今日之世道曷堪中夜之
憂嘆人心陷溺義理晦塞如洪受疇邪妄之徒為極左袒
肆然投疏誣辱先賢罔有紀極非特予心之痛惡已矣斯
文之罪人世道之大變也今視仲卞之章義理極其明暢

足以打破肝膽而未有辭於後日矣豈不快哉至於權傾
長等事莫非義理大明之教益庸慨嘆也且急當此變性
百出時勢控抗之日非卿碩漢重望無以挽回世道頂體
如渴之意函回趨心幡然上未以慰思想之望仍傳曰道
史官傳諭

府啓論洪受疇

十月執義李宏掌令俞畚一啓日前掌令洪受疇本以負
累之人敢生猥榮之計乃者授呈一疏而指出故相臣張
維漫錄中詔游辭抑揚恣意牽合乃敢誣及於文成公李
珣至引文元公金長生以為證案之地其用意文正剛道

辭之無倫甚矣張維之所著記蓋嘗因一時浪說之傳只
為：先正卞明之義而受疇乃敢撤去上下文字變幻辭
說欲為脅持一世之計乃以金長生謂之未嘗經意持難
而有若真有是事者然其言之悖慢何至於此設使受疇
本意不在於誣辱而其放肆無嚴貽辱斯文之罪抑有其
於一種醜正之徒矣此而不懲則非但邪說者無所顧忌
其為世道之憂為如何哉 殿下既以洞燭其情狀而尚
無懲惡之典人心怫鬱公訟愈激請前掌令洪受疇刺職
荅曰洪受疇誣辱先賢之罪案閱世道之大憂則身居言
訟之地者意謂有執法姑此遲待而人心陷溺義理晦塞

無一人憤慨論事者心常痛恨矣近日外方多士竭誠封章非止一再合訟之憤寔於此可見而况大老之疏尤極明正痛快其在懲惡之道合施並賞之典故茲以構草繕寫之際得見爾等之論甚嘉一脈公訟之不泯但念向日朴性義等醜詆先賢之罪至於竄迹則今此受疇疏中落髮等語寧是一邊人之所非嘗發者乎此而若不嚴治將無以息邪說而正是非制出之罰未免罪重律輕也洪受疇極邊遠竄

封金氏為淑儀

丙寅十二年二月時 上以中宮欲廣孔嗣之意下教親

自棟擇選前府使金昌國之女昌國領訟政壽恒之猶子也領相請對曰後宮之選專為孔嗣地而昌國之女素有腹病最妨於孔臣知而不言不忠也請改選他族 上

不從竟封金氏為淑儀 丹巖 訟事

先是仁敬王后性嚴 上憚之終后之世不敢有私於宮人及后薨宮人張氏始承恩明聖王后惡其為人即命出送于其家張氏即秩高諱官張炫從弟烟之女也炫富豪甲一國典植柶交密作為侍微起被逮投配遠方而烟早死其妻貧甚傭針線為業居在判書趙師錫家此隣類出入於師錫夫人丐食焉其子希載既

長登武科為捕盜部將

辛酉嘉禮後 右性孝順明聖王后甚愛之一日乘間
白于明堂曰聞承恩官人置在閭閻之中事體極為未
安何不召入耶 明聖曰此人極奸毒而主上平日喜
怒暴發若召入則恐貽國家禍吾非不知事體之如此
而然也后曰豈可預慮非然之事而不急事體之未安
乎 明聖曰此人狀不可召入日後當思吾言也丹岩
明聖上賓之後中宮復言于上曰張氏之久在閭閻終
為未安 上即召入之天被寵幸張氏恃寵自恣不避
於中宮中宮退思明聖之訓深怵憂畏而 上春秋已

迫三十尚無儲嗣欲得名族淑女選入後宮以廣胤嗣
之道以分張氏之寵遂請於 上故有是命

李端夏筮白朴恭輔調用事

右相李端夏進言朴恭輔緣臣廢置今已累年且其才華
可惜故朝諷佛菟恭輔倚流皆已陞秩而恭輔猶為沉滯
且其為人有風力如監司之任陞拜用之固無不可矣又
曰朴世堂恬退之節素為可尚目前恬退未著之人朝家
必有陞擢崇獎之典如尹文舉慎天翊皆以恬退保擢今
亦依此陞秩似宜云云

朴恭輔疏駁李端夏筮白

修撰朴恭輔疏曰竊聞李端夏力請復用臣臣竊以論端夏事獲罪今端夏入相而首薦臣端夏固宜獲長者之名然前史所稱呂夷簡薦用范仲淹文彥博召唐介彼唐范固一時人望故多其置惡而用之非不問其人之如何苟以市恩為美而已今殿下以言出於端夏以為公而遽信之不知臣之不足共諷於仲淹唐介則又非少失也疏入許遜

李徵明疏 女謁

七月校理李徵明疏畧近歲地震臣未知為何兆謹按前史或由外戚或由女謁今之戚畹皆是士流而先士之戒

防於未然願殿下勉戒坤聖勸勵戒里至於淑儀之選入宮半年已多踰濫之漸近聞外間傳說宮人之近幸亦多而其中一人即譚官張炫近揆之女外言皆虛則誠幸矣萬一近似則宗社之憂未必不繫於此蓋致之傷道既廣則慎疾之意漸弛聽言之階不正則未諉之路易開况炫之父子曾所附麗於楨杵者其處心行事見疑於國人者久矣殿下若近其族人使處左右則前頭之慮有不可盡言自古國家之亂皆由於女寵之禍以殿下明聖豈有不知哉今政院招問言根為先罷職

閔武施賞

九月沙場閱武畢諸廳軍兵使其軍門施賞仍命後勿為
例左相南九萬上劄以為二十里隨駕半日習操本無功
勞之可言牛酒犒餉足矣豈可不問坐作文能否不論技
藝之工拙連營逐名混施恩賞推此以注春蒐秋獮何以
綽之克敵斬馘何以加之庚申討逆扈衛時 殿下以累
日暴露為問有論賞之命而其時各自本廳柳葉箭騎菊
鳥銃遊自願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皆不舉論

李師會兵判

丁卯十三年正月以李師會為兵曹判書師會 仁祖朝
名相號曰江敬興之孫 顯廟朝名臣大司憲敏迪之子

而金錫胄之姨侄金壽恒之友婿也容良丰美稟質聰敏
文藝早就赴試場屋句語多驚人又有幹辦之才能辨無
為有以少為多少年魁司馬當錫胄調察堅植賊情之時
師會以儒生參謀有功庚申正月魁賜相之製有直赴文
命未唱第而朝著衰送獄起其夏 上以向時儒生多被
罰廢舉特設泮製魁悅之賜入格者黃玠姜現申啓華三
人第又命三人共前日直赴人殿試於春塘臺而唱榜師
會又占魁蓋特曲為師會地也人皆指目錄勲時師會初
入別單俄又退勅正勲封亮寧君乍入玉堂遂起嘉善師
命為人躁競危險貪權樂勢見錫胄久掌兵柄威權燬赫

平生歆嚮之自封勳以浚欲攬兵權而朝廷有分議久不
得旨圖差全羅監司適當荒政善於聚財頗有善賑之稱
而其宗亦多弊端 上下特赦以善賑命加一資遂故未
幾又陞拜刑曹判書每未謁於驪陽府院君曰時勢多可
憂者輦轂兵柄非親且貴者不可大監何不內通而自為之
耶驪陽不荅師舍退語親信將校曰吾每以此意白于某
爺而某爺不應似是嫌於自舉也然則可不以我薦之耶
故使聞於驪陽也驪陽聽之而已一日謁驪陽曰左相時
九萬為 唯事黨論少輩多廷附時事可憂若自上降手札
右相 勉戒之則庶可畏戰初時見 孝廟酷粥於吾祖祖而酪

粥蓋紕之間有卿札與議國事矣驪陽亦聽之而已浚尹
判書塔未訪驪陽日聞自上降手札戒勅右相勿事黨論
而少不憂改云良可痛歎驪陽曰吾則未聞之矣繼又師
命未謁驪陽問曰尹台傳如此如此之言而吾則曾未有
聞豈此言行於世耶師命曰侍生亦未有聞矣少頃又曰
大監以手札事尚未上達耶驪陽曰君何為此言耶以君
臣間際遇言之南相之於當守何敢此擬於王大監之於
孝廟乎且此等事自下何敢仰請况余猥托肺腑國無儲
嗣日憂畏而已勿論大小事何敢為內通之事君 何以
不深思而來勸於我亦何以傳說於人謂已有御札事耶

師命面色如土而退又嘗來言于驪陽曰甲子乙丑間有一不可測度之事令人疑惑未定矣驪陽曰何事師命曰諸內侍一日會於內班院有一隸持細大扇封於諸內官內官等見之則外面書以內班院八納禮判所送云云其時禮判即尹趾完方兼御營大將也內官等深以為訝稟于清城則使取扇封未送之禮判云此扇封誤傳到此云則禮判即荅曰下送之物依受矣展後累有召命終至出補嶺伯尹台決非交結宦寺之人若是中間幻弄之事則尹台必大驚駭竒問其出處而安而受之終至適解將任而後已此何故也驪陽不能荅師命去後謂諸子曰賊者師命

之言如此如此誠可恠也其夕驪陽往拜其兄老峰相公而歸語諸子曰吾兄見識果明透非吾所及矣聞師命所傳之言即曰此非難知之事扇封之送內侍假稱禮判所送者即師命之渠所自為也余曰尹台之安而受之者何也仲氏曰此所以為叔麟也趾完字不為自辨而只辭遠將任可知非淺丈夫矣蓋師命圖占將任凡在將任者無不伎害既以此事迹去趾完又造謗言謀逐兵判趙師錫而未售每懇乞金錫翼錫行明聖王后之弟使之內通除將任錫翼等欲拒絕之則恐其含憾一日八禁中以師命請簡搜示內官金鉉等曰吾輩何敢叢此等言於上前而某台強請

不已何以處之則可耶鉉等笑曰此台輕躁於吾輩亦每歲
歎從之請何可聽施耶不如置之矣錫翼等曰吾意亦如
此故試問於君輩矣兵判有窠廟堂擬望以八則 上命
加望二人加望而師命擬末 上下黜於師命焉時首相
金壽恒清慎有雅量而剛毅不足時或撓屈進錄勳時獨
為承命金益勳之御將李師命之兵判皆出於壽恒之手
士論惜之丹巖
記事

宋時烈疏陳春秋大義論尹鐫尹宣舉父子

奉朝賀宋時烈上疏略曰臣嘗欲以列聖志事一陳於
殿下之前以為繼述之道身自殷師東至東人始得聞皇

極之道及至麗末鄭夢周出而用夏廢夷大義昭揭至我
太祖大王倡尊之義溫禾洛麥猶不敢近而東人得免
被髮左社之域矣自是以後本朝列聖世篤忠貞常被
皇天之眷顧視同內服錫賚便蕃至於壬辰之亂八路蕩殘
衆輿靡騁內附之計已決渡江之期在即而一國生靈皆
為魚肉矣幸賴皇上爰赫斯怒動天下之兵湯天下之財
天威震疊凶醜敗退國命得而僅迎而賊兵仍據嶺徼乘
便出沒我雖欲生聚教訓何可得也逮至丁酉凶鋒再挺
國家之亡萬無一幸復蒙皇帝再出大兵迅掃凶兵照後
乾清坤夷宗社奠安凡我東一毫一髮一草一木無非帝

德叔及當是之時雖無知常漢莫不曰吾之血肉皆思感
泣死報况我 宣帝所以啣息感德思所以報效者為如
何哉是故未嘗背西而吐又書再造藩邦四大字以寓慕
周之誠及至先海朝弘立景瑞等深河投虜之時補有魯
旨其時若無金應河之戰死而大眾天贊則何以自明於
天下乎仁祖大妃數先海之罪也密旨之事為一大題目
則 仁祖反正之舉蓋有先於天下矣不幸丁卯之變事
勢危急遂與虜和當時若無尹煌尹衡志諸臣則亦無以
自解於皇朝矣和成之後即具奏以謝天朝則皇帝於諒
反下嘉獎之詔照其改朝貢海路而眷待之意頓異東人

從此不復見皇華之美而又不避之語出於先海之口則
主和諸臣不能自脫矣然而 仁廟以特旨除職斥和儒
生尹鳴殷則聖意可知也其時避亂人毛文龍來據檣島
徵索無厭日譖本朝於朝廷而 仁廟以為王人也待之
以誠終始不替及王人見殺於島中則亟整師旅將聲罪
致討而奏聞天朝嗚呼 仁祖常歎力弱不振而曰寧以
國斃義當死守疆志之堅定如是矣又不幸丙丁之亂勢
窮力屈萬不得已而出於權宜之道嗚呼尚忍言哉其危
急之時死生存於呼吸之頃猶羣臣行望闕札於天朝
君臣上下救血相視逮至媾成還都也上於馬上痛哭失

聲東陽尉申翊聖曰此足以雪恥中興也自是每值聖節
上於後苑密伸誠祀錦州之役金尚憲上疏以陳而聖心
尤增痛迫至於洪翼漢等三學士權順長等三儒生之死
及砲手李士龍之死亦足以有光於春秋之義矣其後朝廷
潛遣獨步於軍門蓋錦州之役故相臣李浣與林慶業使
人浮水密通天朝俾為轉達朝廷則中朝之人益知本國
心事矣及至 孝宗大王則聖心於此大義故然如青天
白日臨御之初首延文正公尊祀之又答相臣李敬輿之
疏曰至痛在心日暮道遠又賜對今判府事閔鼎重慷慨
論事幾於涕下蓋無一念一事不在於此事也若天賜聖

壽則雖不能掃清中原閉關絕約則優為之矣至我先大
王惟以守成為主而以褒錄李士龍之子贖良姜孝元子
孫者見之則聖志所在亦可知矣夫神宗皇帝之深仁高義
如此其至而本朝國小力弱臣下又無諸葛亮李綱之忠
智不能致死以報非惟不能以報乃反有以惡報德之舉
一國臣民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自丙丁至于今已踰五
十年矣生乎其間者以至老死則不知皇朝者多矣然秉
彝之天無所不同今日之人若思其祖先之得蒙神皇之
恩得有其身則含感恩報之心油然而生矣今 殿下天
縱之聖盡性益倫伏願 殿下涌 宣祖必東之教缺

仁祖拱北之誠以結迷莪聖朝之志事焉臣竊欲引咎待
罪而不敢者臣少事文元公金長生而聞其說則以為孟
子之功誠不在禹下而朱子之功又或過之蓋非朱子則
堯舜周孔之道不明於天下後世也自文忠公鄭夢周尊
信朱子之學以至本朝儒賢輩出至於文純公李滉文成
公李珣又知之明信之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幸尹
鐫者戾氣所鍾應時而生初斥滉珣之說文簡公成渾則
不數也著為成說以送於臣臣駭者而責之則仰天而笑
謂臣何足以知之臣與鐫戚屬不遠且喜其有志儒學始
甚親愛輒相追隨而又稱於師友間則文敬公全集以為其

父孝全始有令名終為小人我賊君父之同氣而錄勳焉
今頃見其末終之如何鐫果漸肆波瀾乃至誣悖於朱子
無所顧念既以朱子註說為不是必以己意易之至於中
庸則掃去章句而自為邪說以撥其徒又其末終則著書
自擬於孔子而以冉求處朱子其始終悖謬至於此矣夫
朱子之道如日中天雖鐫千萬輩何足以一毫氣翳哉然
其為世道害則甚矣其壹時所謂高明者尤中其毒而尹
極之父宣舉其尤者也臣以為餘人不足責至於宣舉文
簡公成渾外孫則其家庭之學正而今乃如是故其視教
而投八於鐫者不勝其多正如顧榮賀循故晉而江東無

不歸心者也臣不量度始則妾身而斥鑄至是則又舍
鑄而斥宣舉以臣忿疾之質其言詔之不中矣壺過激哉
至曰鑄是斯文之亂臣賊子而公乃黨助而背朱子春秋
之法治亂賊必先其黨共有王者作公當先鑄伏法矣此
臣所言不但如是而又或曰事而以鄙言責之夫為子者
安得不崩迫哉極之與臣書所謂痛刻云者此其真心也
極之父子自處當如何而臣以愚陋無似妄言至此寧望
其帖然無事乎况極所以詆臣於人者一此皆考索非誣且
其所詆之書亦時有好語夫王霸之王字義理之義字其
在臣身寧有一毫近似者乎此則極之於臣可謂過許而

不敢當矣其後與臣書猶稱以先生而自稱門人然則何
可謂之背師乎且師之為名豈人人所可當哉今之各臣
者曰曾與尹宣舉為同門友義分不淺而斥之已甚以致
今日紛々何耶臣荅以不但同門之義而已自丙子之夏
孽虜僭號宣舉倡多士請斬虜使懼而逃去使大義克明
其父煌則自丁卯力主尊周之義故人謂一國正氣咸萃
其家矣不料江都之變其所處義與權順長全益兼李惲
五相反黨亦慚憤自廢不復赴舉絕意世路從事儒門之
敬公全集其新而不念其旧誠心相與臣既有同門之
義又其氣質行誼非臣之比常以為畏友而相從不幸

為鑄毒所中便成別人以為世道之害極以其父江都事
咎臣甚深臣若笑而受之而已則善矣今有多少說話是
臣淺之為丈夫今之論者以此罪臣則臣寔甘之若曰渠
是何人敢攻宣舉云爾則亦有說焉朱子曰邪說害人
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然則臣之所為亦不為全無撓矣
臣共宣舉雖所見背馳而交誼則未嘗替至於死後而猶
以生前未盡之說質之於祭文則死者有知必諒臣心矣
不料其末流紛紛如此而推而至於朝廷之上而天灾時
變國憂民窮置之度外可謂避虎而不見泰山矣然而臣
案無師道極之斥其亦道理然矣伏望 陛下俯察臣言

待極如初則紛紛者消熄而朝廷有和平之福矣

台對筵說

三月右相李端夏陳東西分黨及甲寅庚申以浚朝端帝
張文由可憂之狀仍言宣舉門生疏近日將發此疏若出
則前頭之不靖滋甚先事善處或令改院勿捧疏入後善
處方可鎮靜矣領相金壽恒曰此言是矣因陳尹宣舉不
識尹鐫知人則哲古人所難尹宣舉先沒不見其人雖或
不絕有何小損於宣舉乎疏章預令勿捧宜矣右相曰若
勿捧則勿論彼此並當勿捧矣 上允之崔錫鼎曰疏未入
而先禁有傷事體為師伸平異於他事云云則領相曰以

常規言之則錫燕之言是矣而今為鎮定之策不得不如
此戶判李敏叙亦晉之承旨尹世紀曰熙則令兵曹禁新
不捧手敵納徐文裕大斥其言之失 上令汝院知悉勿捧
右相仍陳尹宣舉丁丑浚所處之得當尹極事出於為父
兄失於尊敬未免為私情所繫故近日事人或有所背師
斥之或以為為父兄至情容恕云云

閔鼎重劄

判府事閔鼎重劄伏以臣於病伏中畧聞頃日筵中以故
儒臣尹宣舉門生將有為其師陳疏之舉請令改院勿俸
即蒙允可以此其疏來呈而終不得上徹云臣竊為

聖朝惜此舉措也夫自近年以來士論乖張朝政潰裂巡
都疊生轉相礮激此世道之所以日壞而有識之所為度
慮也大臣慮其又因此疏而閭端層加餘波漸漫不暇深
思有此陳請然而以朝家事體言之則亟且捧入仰備睿
覽使是非曲直因逃於日月之明然後從以處分方可合
理不然則聽聞駭訝人情怵菴必以壅閉言路為言其意
雖在於鎮靜而又增其紛閭恐無寧息之期也且聞其疏
雖却本草已喧播於人臣亦得一二句語則專攻奉朝賀
臣宋時烈而其醜詆至有不忍言者夫大老之於今日聖
上之所尊信一世之所矜式者何如而么麼小官公肆凌

辱縱悖無忌宣不大可寒心哉雖以朝命已下人皆忍默
有若私諱者然此宣 聖上明是非下勸懲之道我臣於
此不勝區區憂慮取此狠陳所懷云々割入 上不沒領
右相更為請對曰臣等初不審思見閔鼎重創詳義嚴正
不可不沒 上命入羅良佐疏遂下嚴教

羅良佐等疏誣奉朝賀

前縣監羅良佐成至善趙得重等疏畧曰臣師贈恭叔尹
宣奉朝義道學為一世所宗仰而不幸有崔慎李復顏授
疏詆此言奉朝賀宋時烈又封進一疏詆非宣奉直驅而歸
之詆謗黨錮之料蓋宣奉嘗與錮友其契非實不厚也及

夫已庚禮訟之作鑄案主三年之論尹善道之疏祖述鑄語以為嫁禍
之訃宋嘗謂錮之為禮訟案故死而已善道亦其所嘆宣奉以為
鑄誠妄矣而謂有禍心則其跡非著哥聽送而斷之况以禮訟為邦禁
則七人情之所不厭也既以此淚戒宋而謂錮本一處士
至遂納告身自處如此而今乃依合相門主張邦禮攘臂
於讒賊之間是大失身為書數百言以功責之蓋其意士
友之間有此爭論乃不祥之事左右戒責冀其息爭救亂
嘗曰禮訟已歸釜蹄黨禍將成大亂宣舉之本来赤心如
此鑄既傲然自是不受規戒而宋則又疑宣舉附此抑彼
此宣舉所以既與鑄絕而又不合於宋者也今鑄果逞其

凶悖終以自敗宋之言不可謂不驗使宣舉尚在則不過
愧服公先見而已然人之不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已至於措恐
結怨激成塗地之禍亦孔子之所戒也然則宣舉亦心憂
世之言當時雖不相契今日宜可思也今宣舉之不知鑄
不害為司馬之不知安石程子之不知邢恕也時烈之言
亦曰宋之諸賢亦被章檜之所欺者此事何至為此友之
大罪乎今之言者不但曰宣舉不知鑄輒為言絕而寧不
絕欲被之以依違反覆之名夫宣舉之所以絕之者其宋
之所以絕之者不同尚謂謂畏誰逼而寧未絕陽言絕乎
若謂畏逼於時烈則又何為屢勸宋不為已甚反受宋之

疑乎言者又以宣舉已自擬答時烈書及尹極受鑄負
為宣舉不絕鑄之證蓋時烈戊申秋赴召也宣舉以為此
又時烈已友後一初也會時烈有書相詢遂草書將答俄
聞其又去國不果貽尹極曰札墓文於時烈而亟持以示
其文畧曰今此禮訟初為是非之爭轉為邪正之下彼則
自以為無他心而此則必以為邪意被攻者自以為狂而
攻之者猶恐不快傷視者論之以為甚則一功論之以為
司之律曾加蔓疋定為士論者今十年矣其間宣無真他
意他心者乎宣無真狂者乎宣無真為甚者乎彼海尹者
固是貪淫之物雖非媚候宰不可用趙洪諸人雖所論無

擬用意偏故而施罰既過被錮既久誠可蕩滌而用此宋
谷舟入選用登丰三司之義也况尹許二人縱有誣誤之
失安得終斷該賊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果能降禮訟以
論祖之誣先從此西人始而示我無私不吝之心內可以
恢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彼西人者安得不為之感悅
也哉時烈見書大怒遂謂宣舉勸用尹許可見其丰嘗純
所謂受鑄酌真者宣舉雖共鑄絕而非疾讐也故常時雖
不通問而至其遭伯姊喪得鑄慰問而報謝之權鑄即宣
舉之妹夫鑄之妻兄也故鑄之沒又致意於鑄以相吊則
鑄之當宣舉喪有文致真亦以故意而丰見有必却不受

之義未可以此疑不絕也况其見感見絕之意即其祭文
而可見者乎今時烈之疏又若以己之斥鑄專在改注中
庸而其沒戊戌己亥時烈入都與鑄注未無聞至謂鑄業
才力加推轂超資遷擢實出於時烈秉詮之日今所謂尤
中鑄盡者果是何事效之而投入於彼者果是何人歟質
於祭文者所謂江都辭宣舉於丙子避兵入江都與權金
諸人呈書公可責其偷安又其諸人約為僑兵為嬪宮
護平反甲津失守賊兵入城珍原君世完曾共隣居相
識時以 孝宗大王命奉使南漢邀共偕行宣舉亦欲涉
南漢見病父遂微服為世完從者至南漢不得入遂沒世

質於祭文者五
字當刪去文則
此下歷言祭文中
語十餘行而所
謂以下更端也

亮入 孝宗行中仍得脫戊戌疏所謂顛沛之中獲近清
先於泥露之中者即此也言者乃謂宣舉共友同事友死
而不能死共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蓋宣舉當時非有所
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士之常分固無必死之義然
既共士友約為義旅則所守城堞固是死所而所共同事
之人固有同死之義矣及構成守難雖欲死不去不可得
矣倉猝顛沛之際或生或死乃事勢所然所謂共妻約死
者宣舉復全其書曰其時共諸士友聚謀處身之所亡妻
知事急遣婢逃去曰共死於賊不如早決願一見而決矣
宣舉不忍見走故士友所云據此則謂之約誓者又非其

實也其癸巳之疏曰城陷之日士友俱死仲父焯亦終致
命臣則頑然忍慳一死妻決於目前子死於道傷獨隨使
臣往南溪冀見老父進不得及城建不填邱壑輒轉得脫
終至於生外負朋友內愧妻子不洗於仲父為奴而苟免
臨亂失性處義無狀追思至今恨死不得其所痛慨惻怛
出於至誠非恒情所及也然當是時也既無必死之義又
非有不得不死之勢而上有父母未知存亡其不可為妻
友而決死亦已明矣今日士夫孰非圍城敗國之餘生而
其能守志完節於變亂之後確然不為利祿所謂勳者凡
幾人耶當南漢和成之日孰不欲決一朝之會者照其不

死者又豈必為貪生忘死之人哉且權全殺身於前宣舉
扶義於後死生雖殊所成就一也故時烈嘗叙三學士傳
其卒編曰且如潔身不污而守其志如尹公宣舉諸賢雖
不同二故於一致皆不可遺也其平日待宣舉之節如此
其祭文砥柱一星同義今也忽變謂其權全相反何也或者
又欲以微服為叔為詬此尤可笑朱子論子羔不往不實
曰只安乎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亂如何專此以殘
其軀哉此柴之所以為愚也况微服已自孔子為之笑此
足為恥乎且時烈最怒尹極致疑於木川言根之所出頃
年雀俱疏中已提其端其言甚醜臣不敢究論其首末但

厚量宏人不敢以惡聲相加乃於身沒之後橫遭誣讒至
此豈非命也哉乃於一朝排之為邪詆斥之為別人謀孽
狼藉為一世之僂人照明主無吁咈之辭朝廷無達駁之
說豈以時烈者偽為德臺及老至姑將隨順不敢傷其意
故耶兩朝之所以待宣舉者專以孝誠相感不但聲音笑
顏認為恭敬而已也今其人已與道殉非有晚鄰末路之
可議也又非有隱惡宿愆昔未發而今始得者也奈何其
及 殿下之世而任人之傷毀而莫之恤也此臣等之所
以太息流涕大聲疾呼而不知止者不獨為世去師而松
痛也伏願 殿下察乎公私之際審乎消息之幾定是非

之真以息分爭之訟示好惡之正以尊趨向之路為先正
洗泉壤之耻為斯文消百六之厄有以嗟和氣之欲熄壽
國脉在將絕則士林幸甚

備忘記一自尹拯得罪見黜之後朝著日益潰裂士論日
益乖張釁端層生保合難期識者之為今痛歎世道道固
已久矣頃者奉朝賀書中尹直舉之事不過備陳當初深
委而已其所以縷々規戒宋出於平昔朋友間親愛責善
之至意則有何一毫恨怒底意思有何一毫可干底誣謗
而乃者前縣監羅良佐等么麼數三小宦假托為師仲下
陰懷授亦大老徑接一疏滿紙張皇遣辭悖倫造意危儼

以時烈抵尹拯書言之有曰木川事此高明所深怒者及
覆思之勿論其事之虛實其語之有無而蓋欲打愚勿共
互鄉人相浚此蓋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也打愚者前大司
憲李翔之別號以此視之其意固似忠厚矣近日時烈之
門人弟子公然以是校腥羶等語揭之通文李景華則又
從以捏造譁說謗之疏章李景華者時烈之門徒在李翔
則欲其勿作院長於互鄉已之門徒則蓋互鄉也恬而相
容者何也然則教人之勿疑此既久本出於時烈之門而
木川之為假托也難矣至此則其所以摺搖齟訾甚於仇
讐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皆不足論也噫嘻痛甚嗚呼時烈

之於宣舉其交際何如也爰自弱冠許以道友頃唱箒和
訖白首情好不可為不篤矣宣舉之為人平正慤實尚評
懇至不喜為矯情警世之行又其終身山林之故利害得
喪須奪黨比之私不入於腦中由是其言論指趣例共時
烈多所廷庭然異味固所相濟殊塗不害為同飲不必以
水益水以塗附塗然後方可謂之朋友也今日之事則徒
激於尹極注復之書詆訾之醜上及於父且尹極雖有過
失豈是宣舉之罪哉怒人非已反詈人之又父母者閭巷童
孺之所恥未聞士大夫間曾有此風况於平生親友一生
一死之際者乎令人直欲掩鼻而走也宣舉天姿峻整氣

一句一字無非出於詬辱凌踏之意而姑取其大者而論
之則其疏有曰乃至今日欲做此說折之以邪說詈人之
律又曰今日斥之以為世道害者固不似一人言又曰今
日之為說者愈出愈奇變亂本末之情態點化類似之事
頭有求過於無過之地又曰信其不窮之變淪其好勝之
事怒人非已反詈人之父母者童孺之所恥况乎平生親
友之際耶令人直欲掩鼻而走也噫嘻此何言也如使今
日國家少有紀綱則雖微官庶品固不敢恣意搆誣若其
無嚴况奉朝賀以三世宿德元老處賓師之位苟不世之
殊邇為士林之山斗寡昧之尊信景仰為如何而今乃搆

成虛辭欺誣天聽反覆幻妄欲報私怨等語勅加僞賢罪
無顧忌此不但斯文之不幸而已竊國家之不幸而世道
之大憂言念及此寧不痛哉至於疏未侵尔大臣之事視此
特其餘事不煩暇論也如此醜正見斌之徒若不明加痛
斥快示好惡則人心漸至於陷溺義理漸至於晦塞而胡
紘沈澁祖之類必將接踵而起矣疏頭羅良佐遶竄恭疏
人成至善趙得重并削去仕版

右副承旨吳道一啓曰伏見備忘記有羅良佐成至善趙
得重削版之命臣於此竊惜聖上處分之過重也故僞臣
尹宣舉自丙子天地閉塞浚守道山樊徧守忠貞真一國

之善士聖世之逸民也羅良佐等出入門壇薰灸道義有
生三事一之誣其平生景仰浚浚尊恭為如何哉日者奉
朝賀之疏意固在於記其朋友間酬酢之語以明其尹極
相失之由然其遶辭之間或有切痛其師之語良佐等之
欲一伸下亦人情之所不容已但不能平心遜辭以明其
委折而唯務礪激好勝不復辭究於道自不覺其為慢語
訾毀之故此則不但聖明罪之臣亦不以為無罪畧加譴
罰以示警責則固不害為厚風俗存體統久道而但忘王
者用罰之道必謂氣情酌處不至偏重然浚人心可服是
非可定今此良佐等之沒詆雖甚無謂原其本情固出於

為其亡師 聖教中假托伸卞陰懷擯卞決非姦黨用意
構捏之七則勒成情外之罪案加之以流竄之律施之以
剗版之典此豈聖朝寬大之體乎今於傳旨之捧入不敢
苟然承順區區所懷惶恐敢啟

備忘記今者羅良佐等假托伸卞擯卞大老辜是世道之
大喪斯文之罪人則稍有一端秉彜之良心者唯當深惡
擯卞之不暇而右副承旨吳道一乃敢偏護私黨挺身立
幟托以該房樞照獨啟日心於為丑極左袒之訴其心所
在誠未可曉也其輕朝廷蔑公設之罪不可不懲吳道一
罷職

都承旨李世白等啟曰伏見備忘記有道一罷職之命臣
等竊以為過也羅良佐等疏中侵辱大老道一亦不以為
無罪而其所陳或有附於有懷無隱之義則其在聖明包
荒之道唯當開示是非而已何必威怒譴罰若是其太過
耶固知 聖上此舉豈於下是非明好惡之意而或恐處
分之不得其中區區所懷不敢不陳伏願 聖上平心舒
寃還以成命

畫講八侍司諫李塾所懷伏見備忘記有前縣監羅良佐
遠竄戒全善趙潁重劄去仕版之命臣竊為惜此舉也故
儒臣尹宣舉家學之正大樹立之草異累朝之所當禮遇

士林之兩共景仰大老之疏受十數年之後故其門生
忘意其揚其過愆而欲一不明者其情可恕不可罪也請
平心舒寃還收羅良佐等遠竄削版之命 上曰羅良佐
等托以為師伸卞詆辱三朝禮遇之臣而三司今乃汲
營救至請還收殊極無撻矣侍講官洪受瀆啓曰羅良佐
等侵辱大老極為可該 聖上處分得當而司諫李塾敢
請還收殊極無撻矣宋相琦曰昨日改既覆廷既甚無義
今日諫臣又可興矣受瀆又啓曰治臣不可仍置請命遠
差 上曰依啓持平俞集一李益壽等啓曰故儒臣尹宜
舉道德行誼為世矜式而今者黨錮背朱子之說遠出於

平生道德相勉之間夫尹鐸亂賊也朱子大賢也薰賊背
賢何等罪累而今乃以此加之於入地之賢師則其在生
三事一之義瀝血封章冀一伸暴固天理人情之所不容
已者也遺辭之際雖或有過重之語此不過心有所痛迫
語不知裁擇而已豈可以不究本情遽加威怒哉良佐等
雖是微官事關斯文情有可恕請函寢良佐遠竄成全善
趙得重削版之命又所啓吳道一身居出納之地目見過
當之舉敷奏封駁乃其職何嘗有偏護私黨之心哉請還
收吳道一罪職之命李塾身居始職請收成命其在台設
所不可已者而玉堂之臣姿意迎擊寔甚無撻請副校理

洪受憲著作宋相琦并俞遠差
備忘記噫今此羅良佐輩醜詆大老寔是斯文之大變則
凡在三司之列者所當明平痛斥同多請罪之不暇而乃
若持平俞集一李益壽等徒知私黨之庇護不恤合議之
至嚴狙擊異已挺身營救抑彼揚此情態益露其所謂黨
錫背朱子之說遠出於平生道義相勉之間黨錫背賢河
等罪累而加之於入地之賢師等詔一節淚於一節操切
侵逼不遺餘力此正徒知有尹宣舉而不知有大老也未
知有何得罪於此輩而見嫉斥絕一至於斯耶良可痛惋
此而若不重寃無以熄耶說而扶世道前持平俞集一李

益壽并削奪官職門外點送

李秀彦疏下羅良佐

右尹李秀彦疏畧世道不幸邪說橫生奉朝賀宋時烈三
朝宿德一世儒宗猝被三少輩凌踏詆辱無所不至不料
世道之乖敗至於此極也第其疏中誣罔之言不可不示
破者畧陳梗槩伏唯垂察焉贈執義臣尹宣舉自丙子亂
後絕意世事受業於文敬公全集之門宋時烈多其潔身
自精之意氣相共切磋許以道學之交矣天禍斯文有賊
錫者出而以講學為名一時群賢咸共之交及錫逞其淫
禍益改中庸章句以為子思之旨朱子獨知而我不能知

之乎京鄉士廉然從之時烈憂其為世道害以為將有甚
於洪水猛獸癸巳年間時烈與故參判臣俞榮故司業臣
尹宣舉會於黃山書院倚邑士子亦多未集時烈明言賊
鐫縱恣無忌以為初作本朝諸賢終至誣悖朱子掃去中
庸章句自為新註案斯文之罪人也宣舉則以鐫但出過
越不足以為異端遂立標榜只作爭端云此宣舉之所以
待鐫者大恕而與時烈異者也唯其如此故宣舉於戊戌
七月貽書於時烈曰大孽即今人物不過某、高明善教有
為和創之方不可以酸甘而異也希仲在京其數相訊吾屯
初之象為兄誦之又批書於休夫故正權鐫有曰尤春擔

世能共誠希同德否乎私憂過計寢不能安云、鐫舉此
書報於時烈所謂尤春時烈又號尤菴故先正臣宋浚吉
之號同春也其所謂希則鐫也所謂誠即故右尹權認字
思誠也蓋於是時宣舉方尊信鐫必欲時烈之與己尊信
而時烈已斥鐫不肖與宣舉合故宣舉以為憂嘆而其言
如此也然則時烈之斥鐫蓋已久矣今良佐之言則若以
時烈為初不斥鐫而及至己庚禮論浚惡其有殺己之心
而始為斥絕者然豈非誣罔之甚乎洎乎戊戌冬鐫聞母
服時烈方在訟席宣舉貽書時烈有曰左右當路之後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是時希仲在表許久而自工無問訊久

教視前欲致聘表之舉未免有權輿不承之歎希仲雖不見重於世在聖朝先隗之義不瑕有言况我左右方在上前一言導達似不可已也敢以有言者非獨為希地也不料高明以此一言便認為爵希之意也其後時烈以鐫擬進善浚宋浚吉以鐫擬持平宣舉又以一言無抵時烈及浚古曰希誠方在積毀之中不顧其本志而強迫於良貝之塗其於公私有益否乎是未可知也希誠本志與郅意異郅無才自畫而不敢當職者也希仲則不設循俗欲以古道進者也而諸賢每以同侪而共貫之不可謂之相知也今欲用希者通其論說則希不自踈而靡以爵祿則希

必遠走矣尤公以我為欲爵希仲者然極好笑云二當時宣舉之論以尚不加鐫殊禮為欲若時烈初不用鐫則又安知不以獎賢之罪加之耶及已交禮論之作也鐫為卑主貳宗之說有識皆知其禍心而宣舉稱謂之輕脫所謂輕脫者即窮賈之病而出於無心者也其於包藏禍心相去絕遠則宣舉待鐫於此尤未免太怨矣至於已百擬書良佐輩以為下明之大證而既以其人為陰為黑而絕之則便以為小人也又何以通融保合聚精會神為言耶夫聚精會神者是君子寅懷之天事未聞與小人通融保合聚精會神也孰此數端而視之則時烈於宣舉妄得無疑

乎其所謂舍錫而斥宣舉者亦實語也今良佐等疏以為見絕愠怒之意既此祭文可見云而以臣視之夫所謂憂櫻世禍者是君子當道消之時或以括囊者也若謂宣舉之未嘗有此言可也故以此為絕錫之證而又欲使人不致疑於宣舉者難矣今此時烈之疏時因治啓中尹極首師一致歷舉宣舉生時相共規勸之語以明極之不能無憾其勢固然而何嘗有用意誣陷之事而良佐等乃令費辭爭較其絕不絕以為時烈於己屢札論以前無斥錫之事已自長書以後怒宣舉於身後追為後言構陷云云噫嘻此何言也良佐等若謂時烈於宣舉生時雖有疑懼非

斥之心何至於後猶為不捨以為過慮之防則猶或可也今乃搜其案狀以為幻弄眩亂之計豈不異哉大抵宣舉以斯文同德樹立卓然生而為禮遇之臣死而享殯豆之奉不害為一代之儒賢而人皆景仰之則豈因時烈平昔相規之言遽為小人而良佐輩之惡怒憤罵至於此極耶蓋其所采者漸矣時烈平昔言語至於白直宣舉論人多分心進試言其一事則時烈嘗與宣舉會于山寺下論錫事宣舉終以為然曰君以黑白陰陽言之則希仲是黑也陰也時烈喜曰君今乃悟矣其後宣舉又抵書於時烈曰白黑之下只就其論說上而言人品之鑑則又是別

也時烈以此益疑宣舉終始不捨鷄而有非斥之言矣及
至墓文不滿其意則其子弟門生內蓄憾恨至於尹極長
書出於本情露矣猶以為師生異分則隱忍而俟矣今者
時烈之言一及宣舉則以為極不可失公律詎辱無復顧
忌一則曰欲共託骨人較得失一時曰忠人非已及罵人
之父母童孩之所恥士夫之所不為臣未知時烈疏果是
欲共託骨之人較其得失者乎曰尹極曰師之執而欲明
其辜委曲折者乎苟使眼明者見之必有能示之矣又時
烈非斥宣舉君由於極之非已則極之非時烈者又誰因
而發耶此真可受而不足多也至於平生酬酢之言豈

謂虛妄而驅之於造言之科甚至李宸顏李景華鄉士謬
悖之言木川人無稽之言皆疑時烈指使做出賊鑄大慙
亦謂時烈激之使然乃以均有其罪為言末又以為斯文
消長百六之厄為言夫造百六之灾者當受何罪而其言
乃至於此耶若曰取快於一時口頭任情取辱則已如其
不然則將有不忍者豈不大可寒心哉言至於朝廷論議
則尤有所可駭者良佐輩用意之陰慘言辭之悖慢至於
如此而聖上所以處分者如是其明快則固將欽嘆之不
暇而喉舌之臣挺身立幟三司之官相繼而起或疏或啓
紛然不止有若立節者然而憲府聯章之啓尤為放肆無

嚴豈不駭然哉時論所在雖以人主之尊亦或有撓奪之時伏願 殿下益篤尊賢之誠益明好惡之分終使是非大明於一時而未有弊於天下後世千萬幸甚臣孤根弱植越職言事顛沛之患理所必至而目見師門受誣義難容默故茲敢縷、至此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韓聖輔等疏下羅良佐

四月前府使韓聖輔等上疏云、臣等試取良佐等之言逐條下破伏願 殿下澄察焉良佐等之言曰已庚禮訟之作宋時烈謂鑄之為禮說實欲殺已宣舉則以為有為禍心則其跡未著不可以臆逆而斷之又曰以禮訟為邦

禁尤人情之所不厭又曰左右戎責冀以息爭救亂又曰宣舉既與鑄絕而又不合於宋時烈其所為說不成倫理臣等請陳其所以然也當已庚禮訟之初起也鑄鼓譟言陰囑黨與善道及穆唾手於前綱與宇遠和聲於後欲以嫁禍士林交乱朝廷鑄雖詭秘百端而其注來踪跡酬酢書札多傳於士友間時烈與文正公宋浚吉因此不安於朝相繼去國當時先大王洞燭其奸邪之狀既已命焚善道之疏而慰諭兩臣遂梅棘善道廢錮鑄等此豈時烈之所與知者而厥后兩臣造朝迭請放釋善道則其意亦可見矣今良佐等若以時烈為因禮訟請設邦禁者然豈

不誣乎至於鑄之樂禍之心非獨時烈知之當日廷臣孰不知之而獨宣舉明其不然曲為庇護當時士友之間固疑其心之有所蔽則至于今日其門生子第欲明其本心者宜效伊川狀明道沒其條例官之義而其子極既於宣舉年譜或錄其贊揚鑄賊之言或錄其為鑄賊分疏非異端之說或錄其為鑄薦引於時烈之語或錄其為鑄發明其心迹者有若以此為宣舉之大事業者而今良佐等又於疏中節、引起其語以為出於赤心憂世以此觀之宣舉所以絕鑄者又安在乎臣等請又明時烈之所以斥鑄責宣舉者初不出禮訟之故也時烈自少一言一動必法

朱子朱子嘗說孟子闢楊墨之義譬之逐賊以為若說賊當捉當誅便是主人邊人若說賊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賊邊人時烈深體此意當鑄之凌駕先正吹索朱子也便以為斯文之賊而宣舉之所以為鑄遮護者不啻語可捉可怒而已則以時烈任道憂世之心安得無忘身斥鑄之事又安得無先治黨與之說乎今據宣舉譜則癸巳七月時烈與故叅判臣尹文舉會于黃山書院時烈極言鑄之所為以為異端則宣舉極力以救曰公畏希仲太過不須自作爭端以為斥莊子之資時烈乃引朱子譏呂祖謙陽揜陰助之語以斥之希仲即鑄之字也蓋時烈之意以為宣

舉非不知鑄之陰賊可畏而故為緩辭以右之云爾也且於
己亥三月故叅判李准奏之赴召也宣奉以書遺三誠使
允翁終下中庸如執事言則異端二字大起允門之爭蓋
士林自成鄒魯之闕場允翁即時烈之辨也蓋准奏再深
斥鑄異端之害故宣奉慮其激禍而有此言也然未聞古
之聞異端者憂其將激禍姑為之偷合苟容而曰我有以
止爭端而解闕場也時烈與宣奉其立心之不同如此良
佐等所以不合於時烈云者正在於此等處也且登允黃
山之會己亥三月之書或在禮訟七年前或在禮訟數
月之前則良佐等以時烈亂賊斥鑄黨助責宣奉之事為

在禮訟之後而其前未嘗有麥鑄之罪云者非証則妄也
抑良佐等必欲以時烈之斥責為在禮訟之後者其意蓋
以時烈之斥責為在禮訟之後然後時烈之斥鑄可以收
之私悔而宣奉之右鑄亦可免春秋黨典之律故也渠雖
欲顧例前後以為疑似眩亂之地而不顧其書詳之可信
歲月之可考者有不可証也且鑄之丙子亂後此寓湖中
以講學為名而宣奉以望重之士極其推尚今考其年譜
則壬辰會臚江尹希仲于東湖希仲幼年自悟有志於學
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講義不均註說而言論見誠窮
有超詣過人者准其替揚如此故一時士子靡然從之至

以鐫西改中庸註說傳謬誇耀時烈嘗至其從侄故掌令
基學家見鐫西著書而問其何從得之則基學舉一時所
謂英才而言曰某等傳看因送此書於任曰此說勝
於朱子使任錄而讀之時烈即投於地曰何物予鐫乃敢
如此汝又何如此基學曰然則尼山尹宣舉何以而如此
耶時烈曰以人之誤而效其尤汝之不肯甚矣汝不後改
則勿復見我也基學即悔悟而改之其餘猶執其違此旨
曰尹宣舉是牛後之外孫亦且尊尚云爾向不知其為悖
妄牛後則先正臣成渾之孫也鐫又作理氣說弄尔先正
臣李滉李珣成渾之見解而於渾則尤加凌侮時烈疏中

所謂文簡公不數者以此而宣舉於此亦可知悟豈不惑
之甚者也良佐等又曰今之言者不但宣舉不知鐫輒為
言絕而索不絕之說欲被之以依違反覆之名此是良佐
輩之所深怒而臣等亦有說焉請以東鶴寺會話之語及
宣舉己酉擬贈時烈之書明之乙巳九月時烈與宣舉李
唯泰會于公州東鶴寺時烈謂宣舉曰凡於驪尹近日所
見如何宣舉便厲聲答曰豈有謂之陰與黑而不絕之理
乎時烈曰兄汝此灑然矣宣舉去後唯泰謂時烈曰吉甫
外雖莊嚴而內寔虛惻向者言未可信也時烈責之曰寧
有如許吉甫乎兄有誤矣及翌年三月宣舉又愛其說與

書於時烈曰東鶴之會亟謂黑白之下只就論說上而言
人品之鑑又是別也時烈深服唯恭之明見又以書謝之
曰有知無知奚止較三十里也蓋宣奉面從時烈法語之
言而退有後言仍守前見及宣奉沒後其子極又以書申
告其訛於時烈曰偶閱門下所送遺書得一款案中東鶴
之說敢此寫呈以備便覽所謂遺札即宣奉論說人品云
云之書也時烈於此固疑宣舉平生右鑄之心其子亦欲
遵守而為定論也及己酉擬書之出則又勸時烈以解禮
禁力言鑄穆之不可斷以說賊而勸其消融保合聚精會
神時烈於此又超宣舉之終始眷眷於鑄而膠守當初誤

見也然則時烈之於宣舉疑其言絕而常不絕者不可謂
過也惟恭又嘗語時烈曰吉甫以公之責不絕鑄稍存形
迹於鑄則大怒而舉江都之事曰吾嘗以交渠為辱今欲
相貳則於吾清決矣吉甫自其休婚故正權鑄間之大生
惶惴復共相厚遇於前日吉甫之右鑄誠非本意云時烈
聞其言而愍然曰朱子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今
於吉甫益驗矣今良佐等全昧此等曲折乃以宣奉之於
鑄故之於赤心憂世以時烈之亦鑄為激之使亂而為時
烈今日直若可思云其所無嚴甚矣聖人曰疾不仁亂也
良佐又因此說為時烈激禍之證夫所謂不仁者豈指夫

包藏凶惡之人也。大舜之言曰：「而難士人。」董夷章服釋之者曰：「難，拒絕也。」士人，包藏凶惡之人也。時烈之拒絕，鑄用此道，未聞自古聖賢於大姦，亦猶相保合，聚精會神而同事也。鑄於乙卯，後四五月間，登權其貳公，而猶懷不奪不厭之心，竟伏邦刑。此亦其時廷臣不能保合於鑄，惡而至此耶？良佐又曰：「時烈激於尹極，誣復之書，醜詆之言，及其父此小人，及腹妄揣賢者之心者也。」時烈之於宣舉前後忠告，欲為林援，可謂至矣。宣舉以徒欲救鑄之故，自貳於時烈，而極又怒時烈不滿其父，遂至於誣辱夫極之非時烈在數年之間，而時烈之責鑄薰者，自初而然矣。何

故渠輩安於初而怒於今也。至於江都事，蓋宣舉當丙子春，倡率多士請斬虜，使其疏曰：「寧將守義而斃，不可以不義而存。」及其入江都，與諸士及自請守煤約，共同死。金益為權順長李敷五，死於所次。宣舉乃獨為奴，苟免則其平日自許凜烈氣像都消盡矣。且宣舉江都事，其見於故家記錄及公家文書者，有足羞當世之士，而雖以耒耜者言之。江都亂後，宣舉已有逼殺其妻之謫。蓋江都死節婦女，皆卽強門而宣舉妻未嚴強攘之典。四十五年後，始自廷臣陳達許立強門，當初宣舉亦非不言其妻自辯死節，而人不信之。及宣舉自守三十餘年，而後世詆始以為信有。

此追典然則宣舉丁丑以浚謗言溢世推此可知此亦時
烈做謗而致然耶且良佐所謂木川事亦有曲折臣等請
畧陳之宣舉浚浚尼山士子將立祠以享之發文以告旁
郡木川人有以江都停齋宣合享祠書于通文之浚者時
烈嘗聞此說而痛其士習之不美其浚時烈適遇前大司
憲李翔則翔語及其方為木川既長時烈曰舉此以為此
地士習之不美如此君將何以糾定其士習乎莫如自亮
院任翔乃使院儒橋罰其所書八字者而木儒未的其出自
誰乎必須考其筆蹟然後可以得其人故通文尼山還索
通文則尼儒吞以金尊之賢之誠不勝欽仰第當初通文

既不還到而久遠之事亦不必更起鬧端及木儒之再通
則又吞以通文還到而元無懸錄之事其前後兩吞自相
枝梧而極乃以書累證其言根於時烈而卒乃敢之時烈
之做作夫時烈之初以此言於翔者固出於厚宣舉之意
極反致疑於時烈噫造言辱人鄉黨自好者亦不為之而
極乃以此疑時烈則其他又何說哉良佐等又曰宣舉終
身山林利害得失頗奪黨比之私不入於膏中由是其言
論志趣例其時烈多所廷寢有若時烈為宰於利害為表
頗奪黨比之私者然噫此定宣舉之病而移之於時烈也
時烈之所以病宣舉者正在於此其所不合者亦在於此

而今良佐等之為言如此者豈亦欲為先發制人之計哉
苟使時烈有較利害之心則又可以中鐫而自招其禍幾
死於凶黨之手予有頓辱黨化之心則又何以斥宣舉抗
拳悉踴至於此極而取困譖賊之口哉尹柱以其父擬贈
書示時烈者既在世道將傾之會又其詆辱時烈之書亦
在朝論既及之後其隱度利害潛伺機會者巧且密矣而
殊不知識者已覩破其心術也良佐等又以為鐫嘗得志
六七年其所以處尹氏者如何而尹氏之所以黨於鐫者
果何事也噫賊鐫得志之後上自公卿下至韋布舉被籠
逐禁錮其死者無幾至於時烈之門人其被禍尤酷而極

以時烈門生號稱若子於父於時烈被罪之時得拜亞憲
而其辭疏既不以一言白時烈之寃亦不以一言斥鐫之
惡其所以相與者蓋可見矣夫大抵鐫之禍心囂然不已宜
其為計但欲殺一二禮義之臣而止哉宣舉於此昏蔽罔
覺終始扶獲猶恐其或傷至於臨死之年作擬贈之書以
為中笥之藏而極又述其家狀叙其出處以其擬贈之書
為一大論訖有看范忠宣之救新州邵子文之以忠宣擬
明道之意者照其心所在固已不可知矣况鐫謀逆仗法
之後則宣舉門人子弟之道所當怵惕不妄諱惡避謝之
不暇而良佐等乃敢以其師終始右鐫者為出於赤心腹

世而肆然陳達於聖明之下渠若有嚴畏朝廷之心則安
敢如此哉此其設心尤不可以常情測者也昔在己丑年
汝立之徵 宣祖大王以金守顯之相親汝立也特旨禮
卹李敬中以嘗寒汝立也特加追褒聖朝之為此舉乃所
以嚴勸德也若使良佐等當 宣祖之世則不知聖教將
以為何如耶又况江都之事宣舉自不諱其偷生苟活之
辜狀而深自悔責則其在後人之道只當明其後未所樹
立而勿論前事可也何可並與其不死為當然之義而又
以立殓之人有若傷勇者然哉此其無識無義抑又甚焉
且伏念 孝顯二聖之招徠宣舉是聖人棄瑕取瑜之盛

德而今欲以此藉重洗滌其累而推為一代之禡宗亦見
其許之甚疎而其疏至曰若罪良佐將置其師於何地益
可笑也噫 孝顯兩聖尊禮時烈者曠百世而無可倫比
其視宣舉所被恩礼輕重為何如而 孝廟其時烈君臣
同德契合昭然期至北雖緣中道薨殂大志未就其所
絰緯密勿者未有辭於天下萬世今若以時烈為欺君上
覆邦家之小人 孝廟之志業 顯廟之尊礼都故於
虛而不根傷於知人之明而已則時烈之取辱固不足道
其於宗陛尊卑之義何如耶臣等言之及此尤不勝痛心
焉雖其鬼域情態難逃於聖鑑之下抑臣等所恐者誠以

事宗未明衆心眩惑滋蔓之說無所不至滔天之禍有不
可遏伏願 聖明益加窮理之工益聖尊賢之志洞燭是
非之公大明邪正之分一以扶將絕之道脈一以救將頽
之國勢士林幸甚宗社幸甚 曷日有疏具悉有等為師
縷、伸下之說極其明白痛狀其憂國尊賢之誠余甚嘉
尚焉

五次加卜

四月時左相南九萬辭免許副領相金壽恒右相李瑞夏
承命卜相曰望來時烈金壽貞鄭知化閔鼎重鄭在萬李
尚真入啓命加卜李翻李敬叙申長呂聖齊連四次加卜

以入又命加卜領右相請對諸休 宣朝金命元三人故
事願得明白下教上曰予非以新卜四人為不合吏判趙
師錫盡心國事可合也授壽恒等曰申長呂聖齊皆入卜
師錫地聖宣下此人既退更以師錫擬入以啓昂拜右相
校理閔鎮周疏論要命加卜終歸稟命事體顛倒云云
上連下嚴教於鎮周領相劄曰昔宣廟之時特舉三臣如
李恒福之德望見識乃以知臣莫如君仰對臣等陳稟意
實在此但上教在於累命加卜所以致今日之物議云云
未幾師錫黃緣曲逞圖拜相識之說大播於世師錫以此
惶恐引入不出而亦不敢以此成言只以閔疏為難進三

端其實鎮周陳疏時未及聞此言也鎮周即中殿從兄也而上勉出師錫之時輒下責鎮周之教丹巖記事

張氏封爵

時張氏復入宮中之後寵章日隆中殿勸上選入金氏而金氏亦無寵至是遂下張氏封爵之命封為淑媛正言韓聖佑上疏論之有曰張氏之事殿下以其色也殿下之封張氏以其寵也去上大怒答曰今茲封爵實有前例頃者徵明批中謬戾一數備悉余意在選中而疏中臨傳之日終新一命云者尤是爽凜至於其色其寵之既可謂臆逆必是宮人中陰云之徒締結士夫構虛誣主之說

本職許通

備忘記宮人之締結宮家興言造謠者直為梟示事定為令甲傳曰淑儀宮女婢一百口割給

東平君特除提調

五月東平君杭節崇善君澈之子而崇善節仁祖後宮趙賊之子也澈幼時以其母之故遠配浚孝廟被逐之撫浚之激娶故忝判申翊全之女即大王大妃趙氏懷兒之女也至是杭共其母出入禁中交結張氏極其諂諛以故大王大妃亦偏愛張氏而侍中官漸疎諸公至甚鬼張氏入宮時對主上或發嘲戲語上大愠之待諸主家

甚薄海昌尉吳恭周者自前見遇非常自是見待頓殊矣
惠民署提調有廉詮曹以臘陽府阮君首擬則命以杭特
除系班之提舉醫司古未有也大諫爭之不能得焉

丹岩
記事

竄金萬重

九月知經筵金萬重入侍講筵白上曰趙師錫之加卜閭
巷以為異貴人張氏母家親密故擬其請托而致相矣有
如此說而上則不知臣不敢不告至在上矣 上震怒曰
予君臨一國至有惑於一女皮賂拜相之說有何面目乎
卽下萬重於吏使告言根出處萬重不對遂竄万重於宜
川蓋張氏在閭家時其母出入於師錫家人多知之故

黃緣拜相之說聽者多信之然師錫本非鹿鄙側媚之人
至於曲徇圖囑知是不近理之說而抑張氏思其舊日出
入之事欲為外援從中斡旋耶四次加卜決非無端而然

也

丹巖
記事

時領議政南九萬上劄請還叔以去就爭之 上不從待
平李楨翊大司諫俞摠請還叔不允

竄李師命

戊辰十四年二月正言尹世喜上疏畧曰兵曹判書李師
命性本險佞用意巧密以先正名相之孫有家勢清貧之
稱而自在章甫敢懷貪天之計忝竊科第歷散清要平步

青雲坦道前開而利欲煎熬求錄進勳及授南臬稱以賑
資漁奪一道之利以售營私之計甚至鑰菜蟹沐浴桶造
未之說遠近詳然守宰慕效殖貨取贏湖南了遺之民受
其毒害至今未已欲其將兵之官探試金錫翼錫翼知其
不可有所云云故與錫翼不協而相臣必擬此人 殿下
亦授此人將兵之任自非經營可得而既欲求得卒專兵
權豈國家之福耶廷臣之聲望名位出己上者百計中傷
此人則人多致疑於官官之知名駟會射利之徒日夜同
處其所謀利計無遺策宿衛八直必落點替代所以嚴官
衛而重信地也而禁衛哨官交替之際不為付操受點而

耳送令箭其漸不可長也又以春秋閱武之意陳情以啓
君上贖武之心要君固寵芑首絡繹貨財堆積名園甲第
重價買取居處服御窮極侈靡私家之富世無相埒其吞
辱名租毀敗身命七何如哉陰秘之跡矯同之行上自公
卿下至輿僮衆者談說萬口一辭而畏勢焰之薰炙未見
一人為 殿下發口而論者 殿下視師舍何如人耶便
雙使令雖有餘聽言規像終非吉士 荅曰身居言地不
較利害抗章極論其違辭難久稱停驂獲之風予用嘉尚
爾其勿辭調理察職於是兩司以不言引咎始發 啓玉堂
俞得一亦剗論又竄師命予極建

李師命為世所賊及為兵判莫不駭然而庚申以後上
之眷遇師命迥異諸臣人皆畏憚而不敢言師命意東
平君杭有異圖各行詞案之事有洪致祥者益平尉時
箕之子与於上為外設也曾在壬戌赴僧廣初裁對
策極言訖斥金錫胄李師命錫胄則擬權奸師命則化之素
私平而致祥為人虛浪處辜至是師命曰金萬年廷
言講其解此同事致祥欣然從之師命又令致祥廣和
同事人致祥此諸於金錫衍聞鎮學皆拒却之師命致
祥萬年三人遂同事所詞案者招張希載詔曰汝能詞
察杭之凶謀未告則當差送好邊將希載方與杭為膠

谷而款以生向一言間之且希載所大教方在兩局大
將而款以好邊將誘之得其死力其許可謂踈笑又招
杭之所親武人朴姓者使之詞察如是之際杭豈不知
耶祝既知之則上豈不聞耶持平尹世喜現知之上此

疏丹巖
記事

李尚真筵奏伸尹極

三月判府事李尚真曰前大司憲尹極昔師之罪極其究
枉其父宜舉訖斥之言出於宋時烈之門下設令時烈不
為與之在極之道當直為若絕而其人書尺論其心術此
固非美而熙文與師自有輕重東漢趙苞事程子以為非

以此言之極不可以昔師之罪論之矣曾前被遇之臣一朝待之如此後人見之必有不承權輿之歎矣上曰大臣之言似不無意見矣又曰良佐等之侵斥大老固非矣聖輔等亦非矣君論辱賢之罪豈有異同耶崔錫鼎曰尹任遭不幸之事痛迫之所發處義未益而惟賢者何能無過屢年禮遇之臣何可對之如是乎外論亦如此者而大臣有言故陳達俞壽一曰極以其父之慘被人言痛迫三至切迫於宋時烈之言得見其性未書天其間指詔未知必是而背賢之罪萬萬為冤矣孝廟朝宋時烈則待以師友尊奉則亦待而儒賢其所尊禮豈有間哉尚真曰

大老非聖人地位何得每事盡善近日似有未盡處而亦何害於為賢耶但極之背師之說極冤矣宣奉江都後樹立甚卓故大老既與之為道義交而到今大老處事有所未盡矣極為國象助教化者甚大家庭行誼感化其隣里朝家一朝何可待之如此耶臣與大老情義不淺尹極父子亦相親如此所建實非出於偏係矣上曰予知卿款款之忠豈以為偏係耶韓聖輔等對奉上疏語亦有未安處矣尚真又曰洪受時只引張維漫筆而又被誣賢之罪引用者被罪則記錄者當復如何渠以平生尊慕李珣之人豈有誣辱之理乎此亦甚冤矣上曰受時當初上疏

甚非而一時用罰豈有永廢之事云々

李尚真劄 遣奏後翌日

判府事李尚真劄略伏以臣年迫桑榆念係印籠請暇敢
省私情難抑日昃之力疾登筮蓋欲罄盡微懇獲遂至願
至於國論時政則固非如臣衰朽之喘釁累之跡所可容
喙而苟有所懷不敢終默者根於秉彜消鑠不得妄陳警
說仰瀆聖聰而神昏氣乏言不盡意不待不緝進一牘更
伸前席未盡之懷近日朝廷之上氣像平曠疑阻日淡和
靖無期此病不除則國將不國而憂之蓋由於舉措之或
涉過重扶抑之未免大偏有乖於古昔聖王建中建極無

偏無黨之道試以前大司憲尹拯之事言之羣議之所以
罪拯者聖朝之所以待拯者實有不愜於公議未厭乎人
心者蓋拯家傳儒學讀書飭躬守志山樊灰心簪組目今
士趨偷薄人物眇然之時如拯之比指不多屈則可謂一
國之賢士也向年與人往復書中言及奉朝賀宋時烈事
雖於遺辭之間不免有失着之過然非有搆毀時烈之意
蓋由於為其賢父故至痛在中言不暇擇語其事則雖非
原其情則可恕而不復舒究其本意直斷以背師無狀之
小人永削儒名不遠朝籍者于今五年而且拯之父宣舉
亦一時所尊仰之儒賢也羣者羅良佐等之為宣舉訟下

也以侵攻時烈之故至施屏裔之典韓聖輔等之醜詆宣
舉不啻狼藉而不惟不加之罪反賜溫批良佐聖輔復賢
則一也一則流竄一則優獎處分之過當至此扶抑之偏
重若是則人心安得不拂鬱論議安得不潰裂而世之和
樂之福朝無寅悵之風固也無足恠也人君御世體下之
道雖正夫之賤庶官之微不可以一眚永錮其平生况極
自先朝已在徵召之列逮 當乎而顯被禮遇之隆位至尊
樞名重儒林若以一時之失永為清朝之棄物則不但於
朝家舉措非細亦非所以慰安時烈之心也且謂誣辱先
正臣李珣添一罪案前後疏論者不勝其紛紜噫是何言耶

極以先正臣成渾之外曾孫且所以宗仰珣者實與渾無
間誣辱之說人情天理之萬不近似不過痛其月極之謗
欲以珣成德前事籍重以證之而已其珣執言初出於極
之荅人書辭而泛過屢年始發於謂極背師之後輾轉層
加并及其父恣意醜辱無復餘地此又士林之慨惋不已
者也臣老病摧頹孤立無徒百慮俱灰死日將迫豈有趨
榮世路比附朋黨之念惟其縷縷至此者賢非私護極而
亦非欲置極於全然無過之地誠以 聖明處分賢涉偏
重士論職此而勢貳朝論因此而乖張傾軋成習保合無
日未必不為喪邦之根柢故冒犯忌諱畢露肝膈仗願

殿下祭老臣屢愛之彌勒念老臣東曲之無他亟下綸音
明示寬恕之意而禮待如初使人心鎮服世道和恭實斯
文之幸國家之福也抑又思之今世之人若有稍涉救拯
之言則輒以攻訐大老目之無論事理之如何直駟而歸
之於不韙之地最是今日之痼弊也大老以四朝元老為
一代儒宗 殿下之所尊敬朝野之所矜式臣且自少慕
悅情兮不泣以公以私夫豈有一毫侵逼之意哉此則臣
已陳白於筵中而今臣此言只明拯之心事而已并惟俯
諒焉 答曰省疏俱悉卿之前後陳說雖出於憂愛之誠
而其在朝家進退之道惟當較量是非從容善處而已何

必汲汲然率意輕行然後方可合宜安心思量焉

閔鼎重劄 對李尚真

判府事閔鼎重劄曰伏以臣曾於甲子年間待罪政府一
日筵席仰陳尹拯背師之罪不當復以待賢之禮待之蓋
以拯自少受學奉朝賀宋時烈情義不泯人所共知拯忽
然投書士友間訾其師無所不至或云拯之父見斥於時
烈為子之道何可復全師弟之誼無足恠也然拯之父見
斥已久而拯於師弟之分固未嘗自異也乃於一朝私自
毀辱於人無復顧忌其有傷倫理豈不大哉藉令拯不欲
復全師弟之義亦當有自處之道交未絕而先出惡聲有

同鄉里鄙俚者所為曾謂一國之賢士乃若是乎以此臣
決知其不可也 末世事虞無所不有苟或在上者於此
而不為之明示是非則其弊必至於風化數敗義理晦塞
臣為是之懼敢陳區區所懷矣今於數年之後耆老大臣
入告出劄惻惻以此事為言而至謂之表邦之根柢信乎
人之所見若是其遼越也臣既被人論斥理難自默仕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命適臣職名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答
曰省劄俱悉卿忠朝廷是非固已堅定豈可以一人之言
有所撓奪也於卿別無所嫌安心勿辭焉

李尚真三劄

判府事李尚真劄曰伏以臣於尹拯事竊以為人皆有父
母而人情亦不甚相遠義理自在其中是非元非難辨程
叔子之論趙苞一事極言君臣母子間所遭極難處之處
處君臣尚且如此况於師弟子臣之本意非以尹拯全無
所失只以其情誠有可恕其人不可終棄而朝論之扶抑
未免太徧無以定士林褒貶之論做朝著和平之福日者
登對安有所陳而繼進文字以伸餘意斷斷愚衷實出於
國 計也非出於為尹拯地而伏見判府事閔鼎重劄本
似不無務勝之意而 聖批亦與臣所親承於前席者有
異臣於此實有所不能釋然者臣與閔鼎重止於各言所見

有何互相訖斥之事而今其劄辭有曰被人論斥理誰自
默臣無論斥之語未知其何以為言而且聖明既以臣言
有不無意見之教則今於閔劄之批反示未安之意者臣
不敢知前後聖意之所在而臣之惶惑則滋甚焉凡諸處
分其事為是則固當堅守不撓如其不然則改之為貴恐
不宜因仍苟且也臣迂愚有素全昧忌諱區區之意只欲
保合論議不至有偏重太激之患庶幾使人心鎮服世道
和養而誠未上格事不如意此固臣妄言之罪合有誅謹
之加而抑臣尤有所過慮者從前有一種論議以攻極為
能事者今必有窺覘挑惹開端之舉而亦必將以臣為奇

貨到此地頭臣安得晏然乎坐待駭逐昔人亟戒茲不得
不冒陳危懇冀蒙斥退伏乞 聖慈察臣心事諒臣踪跡
亟賜鑄罷俾得歸死邱壑不勝大幸 答曰省劄具悉予
於尹拯之事本不以為是而筵席下教亦非以禮待如初
之說為十分穩當今所謂前後有異惶惑滋甚因仍苟且
者指何事噫末世之人隨俗反覆之態心常痛惡而不料
不美之題目反及於寡躬慚赧之極夫復何言卿其安心
勿辭焉 因大司諫李奎齡上疏末
世之人以下文周改付標
傳曰尹拯之事或不無彼此互相攻斥轉益不靖之弊今
後勿論彼此此等上疏政院勿為捧入

金壽恒疏 對李尚真

領敦寧金壽恒上疏曰伏以臣竊聞近日原任大臣入陳筵席以尹極不可以背師為罪之意縷、陳達退又上劄以申其說臣在此不勝嬰然之至夫師與父固有輕重之別矣然生三事一自是聖賢之大義古今之通誼我朝先正之論亦以為師生無相貳之義則况於相絕乎設或不幸師父之間不得兩全息義者則亦設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豈必公肆詆辱以逞其忿恨而後方可謂愛親之孝乎極之於奉朝賀臣宋時烈情意之深重非尋常師弟之比而其所以憤懣只在於其父墓文所稱述

不滿其意望則以此絕其師已非出於公心而乃於未絕之前移書師友直斥其學術本原無復餘地以此示之於朋友交際猶有所不忍况一面曰先生曰門人而一面構毀之如此臣誠蒙昧不知此有一種道理而從古賢者未嘗見如極之所為則此誠世道之大變士林之深恥在朝家明好惡之道何可復待極以待賢之科乎臣曾忝相職與今判府事臣閔鼎重同入前席敢以此陳白區、之懷只欲為聖朝平是非正風教不料其終為表邦之根柢也且其劄中所謂以極誣辱先正添一罪案云者亦臣之所嘗忝涉者也極之於先正臣李珥無端誣辱事理之所必

無故臣在乙丑年以此仰陳筵席章奏亦以為不可直謂
之誣辱矣但徑之書辭至謂東谷則真有入山之失先人
初無可死之義其父江都所處本不可比同於李珣入山
之事則援以為證已涉不韙而甚至先正而斥之必故之
於真有失以資邪說又嗚矣而有不服恤苟有顧藉嚴畏
之心其言之悖謬必不至此烏在其平日宗仰之誠哉臣
之前後所陳之意不過如此到今數年之後重被論斥何
可以身在屏螯之中而晏然低默乎 荅曰有疏具悉卿
懇於御別無所練而陳章引咎若是其太過乎心如愕然
無以為諭卿其安心勿辭從速上未以副予望

鄭澔劾吳道一

七月正言鄭澔啓曰視院副提舉堂上極選也吳道一賦
性陰譎制行處倖儕友之間或有才望出已或有爭端拂
意者肆加醜辱其前收使申啓華因事爭詔舉啓華先世
並及先正名字極口詬辱啓華起避則道一捫髮批頰恣
意蹴踏春間將擬槐堤則有大臣提前事防塞大臣既沒
竟除是職不顧廉隅肆然行公如李彥綱尹世喜之語及
其先俞執一撥視之辱李東菴孽蒿之辱何可一切誘之
於酒失耶臣以削版發論而俺詎不一請遠

南九萬呂聖濟園置

吏曹判書朴世采累勤敦石至是赴朝入對作為一冊子
論今日急務袖進之榻前上和顏優待及世采退閱其冊
子則其中一條論東平君杭事大意以為杭出入宮禁無
所限鄙息寵之盛諸宗莫比至有特除醫司提舉之命人
心該感外言喧藉云之時 大王大妃殿自春違祿症候
屢朔猶留杭其其叔樂善君浦為侍疾直宿禁中其母申
氏亦長在宮中日夜孤媚凡所以諂中宮而尊張氏者無
所不至閭巷傳說不勝藉、故世采憂之陳戒如此上覽
之威怒暴發下教曰此不過諸宗臣收忌於杭之提舉醫
司而做出此等說語令造言者自首杭叔侄不自安出闕

待命卽遣史官諭旨慰安之日未暮又以造言者尚不自
省下宗親府有司堂上全坪君激于吏三司皆爭之不能
得譴罰相繼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濟欲救之請對時左
相趙師錫尚不出仕九萬奏辭有曰 顯廟朝先正臣采
浚吉以楨構等非時出入大內進袖劄請禁戒之 顯廟
不從其浚卒有庚申之事識者恨之今世采之冊子亦先
正之意也語未異 上震怒以扇叩案大吏曰卿等為告
寢請對耶大臣身為告寢之事安有如此大臣耶九萬等
惶恐赴出則卽命楨棘極違聖齊不出一言而混被嚴譴
人皆笑之又下教曰緣予不孝無狀招致一恠物於朝廷

之上致使 大王大妃殿靡寧中有此憂恤之事世宗即
為匹馬冒雨還鄉丹岩記事
猷納洪受憑出謝即發還叔南呂團置之啓 上怒甚批
曰如爾人面數心之徒不足責也即為出補北青判官
特命金壽興為領政甫謝浚請對力救兩相又言諫院
之批有人面數心之教昔床帝遣呵羣臣有以詔承此語
朱子在藍寺聞之大加憂嘆明燭不寐仍作書於時辱責
以不能規諫令 殿下此舉不幸近之抑又有大者朴世
采諳書守志素有重名以禮召致而乃以一恆物目之此
則有甚於數心者云薛全之間恐不當如是也 上即許

改之

朴世采袖劄

吏曹判書朴世采劄畧曰伏聞去岁金萬重之謫配也
殿下大加威怒下徹詰問梓地後早於絕塞聞其得罪有
攀在於進誦一時流傳之說蓋其言出於害人而終犯誣
上凡在舍生莫不痛惋若使萬重果有輕信於此言則固
亦臣子之所不敢出而如或以為其言雖甚無狀間巷之
間傳說已多而 聖上獨不聞故因事仰徹亦奚為深罪
耶又曰君政莫不本於齊家夫婦之別嚴家之齊也妻齊
體於上妾奉承於下而嫡庶之分正者家之齊也如其不

然則鮮有不至於馴成國家之禍人臣先事之戒每以此為重李徵明韓聖佑之疏雖多過越不中之處而以言宮禁事前後獲罪恐非聖世之氣像也又言伏聞去歲陳院論東平君抗惠民署提調事頗久終不違改者念此固非任事之比誠亦世祖朝以後所未有者又與司饗監膳之意不同則聖明之不賜即從殆諫之為聖執怨是上下之昏失也苟殿下特罷提調別典而其餘贈遺進見必與諸宗均一無少異同則上絕偏重之見下有普被之惠宰為親辱之至道也如或不然一向獨異則其流之弊恐不止於貽累聖德而已

國恤

八月大王大妃殿莊烈王后趙氏昇遐

王子誕生

十月後宮張氏生王子張氏母臨產入宮乘有屋輪持平李益壽李彥紀捉致張奴刑訊焚其輪輪則杭家物也上大怒其夜捉致憑吏於內獄命內侍按之窮問指噉培官之人時金昌集金盛迪方在玉堂兩人皆金淑儀之族疑兩人之通于培官故也連夜連刑吏祿皆無言而死析楊之下於是兩始引避三司齋起杭論校理俞得一死面折力爭上下嚴放連弛謹罪過殿日始乃悔悟益壽彥

紀得威一等至加贊諭領相金壽丹於這中似有燕祿之
慶致賀語仍請放金萬重浚之左相趙師錫時已出仕行
新陵總護使之任 上眷遇異常頒降密札不知所言之何
事而蓋為張氏訃也師錫堅執不浚自是待之漸疎未久
遂相識校理俞潯一疏畧曰 殿下今日之舉寔是千古
所無為後宮之私親怨始誅之執法逮捕禁吏下之內獄
使官、按法並加刑訊使無事之人相繼殞斃瞻驗但腹
众口喧藉皆謂 殿下曲護後宮枉殺無辜云、

李翔削去仕版 天安法獄

十一月吏曹參判李翔時在木川縣上封章曰天安綱常

罪人柳斗星之事最是近代所未有之變也所謂強行難
言者以其隱密未易究也此則粗以為常同理之人亦慣
耳目曾莫之駭連生二子終無發告遠近齊憤始為因治
罪人之婢絕盡水服一故功隣亦皆直招事情明白元非
疑獄不下一杖遷延時月使凶穢之端容息覆載之間色
令有司從速按行云、

李翔少以學行被薦朝家以儒賢待之而為人質樸白痴
唯事力農學識別無可補世多笑之先是翔所居鄰里有
淫烝之獄而諸推官蔽治之翔發憤抵書於諸推官詳錄
其事情有若立證者照推官皆以為笑未又上章言監司

守令恬然在網常之愛朝野莫不笑之所謂淫烝者在翔
為遠戚屬於是謗翔者以為翔流涎於其人之田產欲殺
而奪之為此舉也校理朴泰萬疏論之上即命削殺持
平金手杭爭論以為平日禮待之人不加寬宥而遽施刑
版有非事體 上不從

丹若
記事

湖儒疏後傳教

十二月全羅道勾學白光翊等上疏云、伏願 殿下察
宣舉前後樹立之卓爾諒枉平生心跡之靡他、合其是非
正其好惡使害正之說不及於泉壤微臣之禮漫加於山
野則斯文甚幸世道甚幸又言李爾武結鹿悖等詔同有

紀極

傳曰噫尹極之背師醜正寀是世道之喪而斯文之罪人
也苟有是非之天者孰不痛心而乃者自光翊等急於營
救尹極敢以穿後曰秩禮待如初之偽賢等弁之在者隱
然有眩亂掩跡之詐而若其首尾詔無非為極左袒未乃
以徵召之禮漫加於山野等語悻然筆之於書不但設詐
巧密其蔑公敵而無忌憚莫此為甚至於李翔忝涉大獄
終始摭畜殊甚不韙故自朝宗已施譴罰則事過之後卒不
當每一提起而必欲論列則只宜就事論之而已何可
以醜悍武結鄙倍盜竊等語乘念醜詆於曾前禮遇之臣

抑彼揚此唯意所欲而自不覺其肝肺之盡露也况儒生
之疏非為賢請命之事而干預朝廷妄論是非決非國家
之大事而列聖之所嘗深惡者也如此大段是非所關之
處若不明下快乍而混示嘉獎則其流之害將至人心陷
溺義理晦塞而後已所當畧施警責以正士趨而祛澁和
平鎮定之道此疏還出給

